


在苦難中的肢體



著 師牧波恩魏

# 在苦難中的肢體

殉道者之聲出版

## 第一章 地下教會插曲

在北韓，很少有工人能獲得假期的。他們由一月一日起，一直工作到十二月底。因為共產黨當局，一天到晚在喊着要增加生產，所以只有生病的人，才可以留在家裡面。

在一個很大的煤礦裡，一共有四萬個工人，每星期天總是有二千二百個工人請病假。於是上級就開始懷疑他們，結果他們終於發現了這些工人，偷偷地聚集在私人的家裡，天氣好的時候，就在森林裡，舉行主日敬拜。他們的敬拜儀式是這樣的，先由傳道人選一首聖詩，但是却沒有人唱，因為怕聲音太大了，會被人聽見。他們只是用輕微的聲音，來唸那本手抄聖詩上的詞句，然後，牧師便打開聖經，讀了一段經文，短短地講一篇道。會衆就化整爲零，小心地散開，並留意有沒有什麼人在窺探着他們。

這次一共有四十五個信徒，被認爲有起帶頭作用的，他們全部被鎗斃了。其他的信徒，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結果如何！

這就是一九六九年，共產黨國家裡的地下教會，一幕插曲。

有一個中國的牧師，名叫張方（譯音），在監獄裡受了許多苦刑，因為他不肯密告他自己教會裡的弟兄。有一天，他被帶到偵緝隊長那裡去，看見自己的母親被鐵鍊鎖着，一身都是爛布，

坐在屋子的一個角上。她以前並沒有白頭髮的，現在却已經盈頭了。她的面色慘淡如灰，顯然也和她的兒子一樣，受了不少的苦。

偵緝隊長就問牧師說：

「我聽說你們基督教徒，有從神那裡來的十條誠命，你們都必須要遵守的，你願意不願意遵守呢？」張牧師暗暗地吃了一驚，如果他表示願意尊重毛澤東的話就必須把自己的神丟在一邊。偵緝隊長立刻接下去又說：

「孝敬父母，是十誠中的最大一條，現在我給一個機會來孝敬一下你的母親。瞧！她現在多可憐啊！你只要告訴我，你們那些主內弟兄們的實際情形，我就答應你，今天晚上一定釋放你和你的母親回去。現在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樣來信神，並遵守祂的誠命。」

像這種的情形，是很難下一個決定的。張牧師就望着他的母親說：「媽！你要我怎麼樣做呢？」他母親回答說：

「我從小就教你如何愛神和祂的教會，不要管我現在受多大的苦。如果你出賣了你自己的弟兄，你就不是我的兒子！」

這是最後的一次，張牧師見到他的母親，不久她就在共產黨的嚴刑中死去了。這是另一幕的插曲。



一個秘密警察官坐在那裡，審問一個牧師。共產黨表面上裝得很有禮貌的樣子，他要求這個牧師答應他，充當他的耳目，密告教會裡面的信徒，然後他就可以讓這個牧師盡量講道，不受干擾。

「你知道嗎？我們可以立你爲大主教！」但是這個牧師拒絕了。到了星期六的下午，警官便走了，臨走的時候他說：「我星期一回來，你好好地考慮一下吧，再來答覆我。現在你教會裡的人都把你看作一個聖人。但是你和白蒂的這一段秘史，他們可並不知道。我們有和你她摟抱在一起的照片爲證，你大概是疏忽了吧！如果一旦他們知道這件事，你的名譽也就完蛋了。我們是爲了你好，你還是接受我們的建議。現在再會吧！希望你有一個蒙祝福的星期天。」

在那個星期天的早晨，牧師就當着會衆，在講臺上說出他自己過去的這一段羅曼史，只是隱藏了那個女孩子的名字。他說：

「我們全都是罪人，牧師和平信徒也一樣，我在這上面是失敗了。秘密警察就拿這個來威脅我，說要向你們宣佈我的秘密。我寧可被你們看不起，也不願意出賣自己的弟兄，我不做猶大神會饒恕我的。現在我讓你們自己來決定，還要不要我繼續作你們的牧師？」

當他從講臺上走下來的時候，很多信徒便把他包圍起來，流淚，吻着他的臉說：

「不要離開我們。我們並不比你好！現在你是所有牧師中最好的一個了！」

到了星期一，那個警官回來了。牧師就對他說：

「你儘管把我的秘密宣佈出來好了！」

他們宣佈出來之後，對他一點影響也沒有，因為信徒們說：「我們早就知道了，是他自己先宣佈的，我們已經原諒他了。」不久，這個牧師就被關進監獄裡去，他却很快樂，好像是去赴筵席一樣。

這又是一幕地下教會裡的插曲。

有一個基督徒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他是一個農夫。他進入田地裡，向神禱告說：

「主啊！求你使我完全！」立刻他心裡就有一個聲音在說：「你如果要想完全，就必須再回到監獄裡去！」他戰戰兢兢地站在那裡，因為他已經吃够了痛苦。就回答說：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裡面的那個聲音又說：「那麼你就不要再向我求完全了！」經過了一度長時間的掙扎，到後來，他終於向神讓步了。

「主啊！爲了能够完全，我不惜任何代價。」他馬上又被逮捕，下到監獄裡去。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受了很多次苦刑，忍飢挨餓，牢房裡也沒有陽光，不能讀任何書刊。他唯一的消遣辦法，就在牆上打密碼，和鄰室的囚犯們通話。有一天，一個新囚犯進來了，他問他的姓，竟和他自己的一樣，原來這個人就是他的兒子！因爲他看見了父親那種英勇的榜樣，也受了感動，

爲了主的名，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而被送進監獄裏來了。於是父親便感謝主，使他的兒子也能步他的後塵，父子兩人一同走到完全的路上去。這一件事會登載在某蘇聯地下教會，「自由浸信會」，所出版的秘密刊物，「救恩的使者」上。

蘇聯某官方報紙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登載一段這樣的新聞：

「威得彼比斯克的福音派浸信會教會，正在那一個地區建立他們的巢穴。他們企圖用那些所謂救世福音的偶像道理來征服所有的人心。他們又教育兒童，攻擊政府那反宗教的宣傳。他們還促使信徒們以得救爲餌，來拉招新教徒，使人歸向基督。」

莫斯科共黨政府最近又出版了一本書，是一個作者名叫查馬洛所寫的。他是一個共產黨，激烈反對基督教的。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勢不兩立」，可是其中一段却是這樣地描寫：

「那些傳揚基督教的信徒們，用盡種種的方法來達成他們宣教的目的。在教會裏面，他們從來不笑，也不和別人講笑話。他們晝夜工作，無論什麼地方都向人談道，甚至於在公共汽車上，和醫院裏。他們到處找新人入教，只要在街上看見一個人，面帶愁容的，就立刻停下來和他談話。他們日日夜夜尋找那所謂迷失的羊羣，又說信心沒有行爲是死的。爲了榮耀神的名，他們要做那得人的漁夫……」

很可惜，我們今天在自由世界裏，竟沒有像這樣熱心和勞碌的基督徒，但是在地下教會裏面，却到處都是。

最近又有一封信，由鐵幕後寄出來，寫信的人自我介紹是一名花匠，他是種植蘭花有名的。他種植了很多種美麗的蘭花，只有在北西比伯亞才能够培植起來的。有很多人，從遙遠的地方來，向他學習種植那二十七種蘭花的方法。（我們懂得他所用的暗語義意，二十七種蘭花就是指那新約二十七卷的聖經。很多人由各處遙遠的地方來，向他抄錄那二十七卷的聖經。）他又說，來的人特別欣賞他的那種「阿摩司蘭花」中第八型和第十一型。我馬上打開聖經，翻到舊約阿摩司書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飢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用這種方法，他們來向我們西方自由世界裏暗示，他們需要聖經。因為蘇聯政府對國內國外來往的信件，檢查很嚴格，很多信件都退回來。有一位信徒，在他的信開始時加上幾句話！

「親愛的查信先生：

我知道每一封寄到國外的信件都要經過檢查的，但是你也是一個人，是神所創造的，將來有一天會站在祂的審判桌子前面。求你讓這封信出去，這對我們的國家並沒有什麼損害。我只不過

是要和其他國家裏的弟兄們有點交通而已。」這封信果然被寄出來了，因為有些共產黨的查信人員還是有點良心的。

有一個女遊客，從蘇聯回來。她收到很多件禮物，其中有一條毛巾。凡是外來的旅客離境時，都必須要經過嚴格的搜查，但是沒有人會注意到這麼一條毛巾。當她回家之後將這條毛巾浸在化學藥品中，上面的字就出現了。原來這就是地下教會裏所要交通的話語。

地下教會與外界，就是用這些方法來通消息的。

金士保太太是一名蘇聯的女作家，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同黨的人陷害她，使她在監獄裏住了十七年。共產黨不僅僅是反基督教，反猶太人，反帝國主義，他們簡直是反所有的人。共產黨員自己彼此之間也是在恨來恨去的。蘇聯共產黨的科西金在拆捷克共產黨杜布西克的臺，毛澤東又在恨科西金，科西金又恨狄托。赫魯雪夫把他自己的太太關在監獄裏面八年之久，這乃是一個恨的宗教。在清黨的時候，有成千共產黨員被處死刑，和下到監獄裏去，金士保太太只不過是千萬犧牲者中的一個而已。

她被釋放出來之後，又寫了一本書叫「旋風」。她申明她仍然保持她對共產黨的信心，但是在這本書裏面，她却很忠實地描寫共產黨囚犯營裏面那可怖情形。其中有一段講到西伯利亞的北部，冰雪是永遠不溶化的。有幾個基督徒的女囚犯，不肯在復活節做工，因為她們要慶祝主耶穌

的復活。監獄當局就罰她們，赤足在冰上行走。這個共產黨的女作家又加上一句話說，她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人倒下來生病！這使我們回想到在一千六百年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四十個基督徒的軍官，在羅馬帝國阿美尼亞的領土上，因為不肯向國王獻祭，就被剝光了衣服，在吉西阿馬克河上的冰塊中站立。同時在岸上正燒着火，只要誰肯改變，就可以馬上回到岸上去洗一個溫暖的熱水澡。

到了最後，只有一個人變了節，屈服下來。有一個羅馬的兵丁，看見天上有四十個天使，手上拿着冠冕，加在那殉道者的頭上，但是只有一個天使却找不到人來向他加冕。於是這個羅馬兵丁馬上脫去他身上的衣服，趕上前去說：「天使啊！請等一等，我也要上來！」他就像其他的殉道者一樣地死去，補了那一個人的缺。這些人都死了，可是那些姐妹們却沒有死，而且一個都不屈服。這乃是一個共產黨女作家筆下所描寫的地下教會情形。

有一個基督徒，名叫凱托克，晚年時才信主的。他靠一筆養老金來過生活，但是他的太太却不信主。有一天，凱扎克被人發現，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參加聚會，結果罰繳兩個月的收入。他從法院裏回家，却很高興地對他的太太說：「你看看，禱告的價值有多大。你以前一直不相信我，現在請你看看法院裏的判決書。共產黨也知道參加禱告聚會的價值，甚至於在他們的眼睛裏，去出席一次禱告的聚會，都要付出兩個月的養老金。從現在起，我決不失去一次參加聚會的機會。」

每年，他總要被人發現三次，失去了半年的養老金。

基督徒們偷偷地在森林裏面聚會，忽然被警察四面把他們包圍。有幾個想逃走，却被警犬追回來。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只關了十五天，但却要付那拘留期間的膳費，這些都是蘇聯窮苦居民很大的負擔。

有一個基督徒太太，在和警察打架，因為他們要拿走她的聖詩。這本聖詩她已經用了四十年，是一個無價之寶。她被打得流血，鼻樑骨被打破，兩條膀子也都受了傷，只是爲了保全一本讚美神用的聖詩。而我們在自由世界裏的信徒們，有了詩歌本，除了星期天在教會裏以外，平時根本就不去唱。

在蘇聯，有幾百家庭，他們的孩子都被強迫帶走了，因為他們教孩子們信耶穌。如今這些家庭對那一節聖經「你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就不能進神的國。」有一個新的亮光。就是「除非你像這些被帶走的小孩子們一樣地忍受痛苦，被強迫離開他們所愛的父親和母親，你就不能進神的國。」這是地下教會對這節聖經的解法。

蘇聯老師教訓兒童們說：

「我們的太空人高士蒙諾曾進入了太空，但是却没有看見神。」有一個基督徒的學生，勇敢地

站起來。她也知道，如果爲主耶穌作見證，將會失去她的父親和母親。但是她仍然向那個老師說：

「老師同志！那位太空人是否有一個純潔的心？因爲沒有這個，就是你跑到星球上去，也是看不見神的。如果你有這個的話，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見神，即使是坐在一個無神派所辦的學校裏面。」

在另一個學校裏，老師教學生說，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教室裡有一個女學生，老師一向懷疑她是一個基督徒，於是就問她的意見如何？那個女孩子名叫夏娃，她站起來說：

「謝謝你，老師同志！你今天所教我的，正解決我那個存在了很久的問題。我常常想，爲什麼共產黨會那麼殘忍虐待那些無辜的人？現在我才給我這個答案，原來你們都是由猴子變的。」

有幾個基督徒的小孩子，老師給她們每人一個橡皮做的娃娃。她們就玩一個「禱告會」的遊戲，但是她們却驚愕地發現，這些娃娃的膝是不能彎屈的。於是她們就埋怨老師！給她們一個不信神的娃娃。

「我們知道，任何人在主耶穌的名下都應該跪。」

地下教會也教小孩們坦白地說出，他們對神和共產黨的看法如何？



古西夫站在莫斯科的法庭前面，他是那些集中在曠場上，向政府抗議，因為無故逮捕蘇聯作家的請願者之一。他會高呼口號：「趕快釋放杜巴羅夫斯基，打倒獨裁！」

審判官問他：「你相信神嗎？」他回答：「是！」

有一個基督徒挺身出來為古西夫作證，他的名叫李維丁。是他帶領古西夫信主的，他也知道，他出來坦護古西夫，將會帶給自己更多的苦難。李維丁已經因着他的信仰而被關了七年。他說：

「古西夫受浸是我影響他的，我在曠場上時，有人告訴我說，古西夫被捕了，我追上去却已經太遲了，他們把他推進一輛汽車裡面開走，我過了八個月才見到他。

現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監禁，他變得那麼灰白和憔悴！他是一個最完全的好人，從來不自私，老是想到別人。他也有寫詩的天才，這使他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因爲他太出名了，才會有這些事情臨到他的身上！」

辯護律師就問他：

「你是不是很喜歡看見他受浸？」李維丁回答說：

「當然我很喜歡，只要是看見有人相信神，我沒有不喜歡的，但是我却不喜歡在法庭上見到他！」

辯護律師原是蘇聯當局所安排好的，他也是一個迫害者，就再問他說：

「你怎麼能不得到他父母的許可，而使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受浸呢？」

「教會不能拒絕任何人，當他們要求受浸的時候。而且福音乃是信而受浸就必得救！」

最後，那個辯護律師阿爾斯基就替古西夫「辯護」說：

「李維丁堅持說他有權宣傳宗教，其實沒有人可以有這個權柄來強制別人信教的。我要求法官保護這個青年人，不要再受李維丁的污染！」

古西夫的案子結束後，李維丁也被捕了。有一個共產黨官員桂高倫可上校向法官提出抗議，認為他判決不公平。桂高倫可雖然是一個無神派，但是李維丁稱他為：「好的撒馬利亞人。」

有一次在蘇聯的柳比茲城發生了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情，許多婦女們帽子上的彩帶，都印有很多不同的字句：

「願神被高舉，祂的仇敵全都消滅。」

「至高在上者將要救我們。」

「願魔鬼在活神面前毀滅。」等等。她們居然戴着這些彩帶，公然地反抗共產黨！但是這些彩帶是從那裏來的呢？因為每一個工廠裏都有共產黨員在那裡經管材料供應。當然囉！那個綢緞工廠，經管材料供應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是一個秘密的基督徒。他滲入到警察圈子裏去，要暗暗

地幫助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史塔西伍克，後來被發現了，現在是被關在監獄裏面，這件事情乃是  
他幹的。

有些地下教會，在逼不得已的情形底下，也在搞政治活動。基督徒原是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的，但是當共產黨一再用毒辣的手段來對付教會，在監獄裏面殺死幾百萬的基督徒，使他們不得不想辦法來保衛他們自己。在列寧格勒有一個東正教地下教會所領導的團體，曾計劃推翻共產黨的政府。其中有六十個高級知識份子，在社會上都是有很高的地位。還有一些基督徒，他們像殉道者一樣地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滲透到共產黨陣容裏面去，有的爬上了很高的地位，在那裏暗暗地協助地下教會。其中有些人在反宗教的雜誌社和報館裏面當編輯。他們假裝撰文攻擊聖經，把整個一章聖經全都抄上去，然後在底下寫了幾行批評的話。於是地下教會就可以從共產黨的雜誌和報紙上，獲得了很多頁的聖經。他們也爲了同樣的理由，把共產黨迫害教會的事實，全部登載出來。

哈馬拉是一個烏克蘭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很能幹的農夫，因爲某些罪名，被送到亞伯利亞去勞動改造。哈馬拉長大後，內心一直很痛苦，不久就淪爲強盜。後來因爲犯了刑事案，被關在監獄裏。在那裏他遇見了很多的基督徒，看他們爲主受苦，臉上滿有那基督的榮光。哈馬拉因此就受了感動，對他們說自己是一個強盜，一個失喪的人。有一個基督徒笑着對他說：

「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雖然被遺失了，但是却還是十個盧布。一隻鑽戒遺失了，但是鑽戒的價值仍然沒有改變。同樣地一個失去的人在神的眼睛仍然是有他的價值。神看重人，即使他犯了罪，所以才差遣祂的兒子爲他死在十字架上。」

哈馬拉結果就信了主，在一九六四年，他的刑期滿了，被釋放出來。他不再是一個酒徒，以往常常毆打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他們也發現他是一個新的人，因着他，他的家人，兄弟，和鄰居也都信了主。哈馬拉便成爲地下教會的一份子。到了一九六六年，他被逮捕了。秘密警察捉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他們只是利用他來成就另外一件事情。

原來共產黨已經逮捕地下教會的一個領袖人物，他的名字不詳，我們暫且稱他爲X弟兄，X弟兄忍受了許多苦刑，但是始終不肯密告他的教會信徒。秘密警察拿他沒有辦法，於是就想出另外一個法子，要當他的面，苦待他教會裏的一個弟兄，使他不忍看見自己的弟兄受苦，而招出地下教會裏的秘密來。哈馬拉就成爲犧牲品，被帶到X弟兄的面前，用盡各種慘無人道的苦刑。哈馬拉的下腹都已經破裂了，舌頭也被割掉。但是X弟兄始終沒有被屈服，他不能爲了救一個弟兄，而陷害更多的弟兄。事後X弟兄說，當他看着哈馬拉受刑的時候，他並不當他是在受苦，他只感覺到哈馬拉正走在一條通往天堂的荊棘路上。他驚異地看見，受刑者的臉上出現了喜樂的樣子，這個表情與十字架上的基督相似，他在爲那些迫害他的人禱告。

共產黨的辦法失敗了，哈馬拉的屍首被送回他的家裏去，爲的要警戒別人，不要再冒險信耶穌。但是地下教會却爲他舉行了一次有史以來最大的喪禮，參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政府當局也禁止不了。出席吊喪的人，像參加勝利遊行一樣，列隊向前走。他們高聲唱着聖詩，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們把哈馬拉的棺木抬到公墓裏去。共產黨一向玩慣的一套把戲，就是把這慘案的責任推在施刑人的身上，好像是迫害哈馬拉並不是共產黨當局的意思，只是那幾個施刑人的罪名。他們就把那幾個施刑人判了罪，判那些人罪的法官是一個女共產黨員，她抱着哈馬拉的子女們失聲痛哭，後來她自己也悔改信主了。我知道那幾個被判罪的施刑苦害哈馬拉的劊子手，不久馬上又被釋放了，派到別的地方去幹同樣的事情。現在哈馬拉的兩個兄弟，還在監獄裏面受苦。

有一個女青年基督徒，名叫艾達史基尼可娃，蘇聯共產黨當局稱她爲「青年們的海洛茵」。她在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先後入獄四次。她的父親也是爲了信仰而被共產黨鎗斃的。她說：「我只有一個心，它是屬於教會的。信仰也就是我的心，如果要拿走我的信仰，就等於拿走了我的心！」

我會遇見一個蘇聯東正教的地下教會神父，就問他是誰所按立的。他回答說：

「我們有十個青年人，決心要出來做傳道工作，但是却沒有一個東正教的主教來按立我們。因爲他們如果要做的話，必須得到共產黨當局的許可。於是我們就一起跑到一個殉道的主教墳墓

那裏去，圍成了一個圈子，彼此手拉着手。我們中間有兩個人將一隻手扶在墓碑上，爲我們的信仰而起誓，這個辦法我們是從古代教會歷史上學來的。起誓的話內容就是說，我們將爲了主的名，甘心接受鞭打、監禁、苦刑、咒罵、十字架，以及種種的試探，一直到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然後我們就禱告，求主耶穌親自來按立我們，我們也相信他已經做了。」

在我看起來，像這樣的按立才是真的。

在蘇聯，有兩個女人一起跪在一個倉房門口的石階上。有人問她們在做什麼，她們中間有一個回答說：

「這乃是以前的一個東正教的教堂，當我跪在這個石階上的時候，我的耳朵還可以聽到神父讚美神那宏亮的聲音。你說這教堂裏面的東西全賣了，也沒有神父在裏面。但是我可以不相信，因爲我聞到了香的氣味，也見到了人像，這崇拜正在進行着，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來這裏。」

我自己是羅馬尼亞人，不是蘇聯人。我過去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來斯特的那間路得會的禮拜堂，現在被用來作專門沖洗電影影片的暗房。事後我曾走進去過一次，也有這麼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天使並沒有離開那裏。

在蘇聯，有些基督徒，他們晝夜在自己的外衣裏面掛着一條鐵鍊子，使他們可以不會忘記那許多被關在監獄裏面的弟兄姐妹們。

這些都是地下教會裏面確確實實的事情，可憐的共產黨他們不知道，殺害我們，其實等於在繁殖我們。殉道者的血，也就是產生新基督徒的種子。教會被逼迫，也就是教會在得勝。

## 第二章 地下教會是否真的存在？

當我出版了我的著作，「為主受苦」「蘇聯的聖徒」和「在神的地下教會裡」，以及其他的書和文章時，得到很好的反應。我收到數不清的信件和熱烈的支持，算起來已經超過了三十萬封了。基督徒們簡簡單單地了解很多過去所不知道的事實。他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是無神的、獨裁的。但是在自由世界裡面，一樣也有很多無神論的人。一個人如果不相信有神，他自己就會創立一個宗教的。很多基督徒也會經歷過，他們的上司、父母、妻子、或丈夫，如果不信神，也會用嚴厲的手段來逼迫他們。

他們自己心裡面，也往往受到很多世界上的種種壓力。所以當他們看到那些地下教會裡的信徒們，如何選擇死亡而不願意向那條大紅龍妥協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勉勵。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是那些會為主坐過監，或和我一同在地下教會裏工作的信徒們寄來的。

有一個坐過監的信徒這樣寫：

「你所說的話就如二乘二等於四，一樣地是真的。」

還有一個羅馬尼亞路得會的牧師這樣寫：

「我們全心站在你後面。」

但是我却很喜歡讀那些信件，是從不同背景的人所寫來的。其中有一封信是來自印度的錫克族，上面充滿了勉勵的話。

「讀了你的這些見證，使我不能不流眼淚，我希望那地下教會裏的見證，能使自由世界裏面的兒女們，可以準備一下，應付將要面臨的許多困難。」

另一封信來自瑞典：

「我曾在史多哥爾摩一個教會裡，聽過你講道。有很多天，我一直不停地想到地下教會，遇見人也口口聲聲談起地下教會。」

有一個印度孟買市的牧師來信說：

「我的同工們讀了你的書，都大大地受了感動。他們把這些見證都講給他們教會裡面的信徒們聽，那些施刑苦待我們主內弟兄的魔鬼們，事實上都已經失敗了！」

一個美國的讀者來信說：

「請你繼續你的工作，我們都不忘記為你禱告。也請你把我們的愛，轉達給那些在共產黨統



治下的弟兄姐妹們。」

又有一封信，是由史干廸那維安半島上寄來的！

「不要灰心！你所講的話全是真的。我們自由世界裡面的信徒們，大多數都是在睡覺！我們教會裡登記的教友一共有一千名，但是在主日早晨却只有二十五個人來聚會。有很多次，司琴在彈奏聖詩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張開口來唱。當我看到地下教會的情形，這對我的幫助太大了。以後凡是你們所寄來的印刷品，我都要讀，並且還轉借給別人。我們的國家對東方教會裡面的情形，一向是很隔膜的。」

另外還有一個英國人來信說：

「我並不是一個基督徒，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教會，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但是當我看到殉道者的受苦情形，竟忍不住地哭了出來，現在我才懂得那首聖詩的意義。」

當我俯視那十架

聖子榮耀死於上

計算失去我反得

藐視我一切驕傲

無數的人來信都一致表示，他們現在才體會到聖經上的那句話，「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基督徒們與那些受難的弟兄姐妹一同流淚，和分擔痛苦。

一個紐西蘭的信徒來信說：

「你所說的那些事情，也可能有一天會臨到我們這裏的。我決心要為主受苦，像那些弟兄姐妹一樣。」

有一個英國信徒來信這樣說：

「基督徒在共產黨監獄裏所受的這些試煉，也正是我們國家裏所需要的。」

一個印度信徒來信說：

「我看到地下教會的情形，我那唯一的結論就是，我希望自己能為主多受一點苦。」

一封信由非洲奈吉利亞寄來說：

「如果你問我如何防止共產黨侵入我們的國家，我告訴你，你已經供給了我們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殉道教會那種不怕死的精神！」

一封信由烏士德寄來說：

「我們的教會是非常屬世界的，我和我的妹妹都很看不慣這種冷冰冰的禮拜儀式。那千篇一律的講章，一次又一次重覆不停地講，唱詩也是死氣沉沉地，這對主實在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我們讀到那些基督徒像夜鶯一樣地唱着聖詩，走進地牢裏面去。我下定決心，要靠着主耶穌基督所

賜給我的能力和引導，來改變這一切。使西方國家的教會，也能像鐵幕地下教會一樣地努力去救人的靈魂！」

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來信說，他正在勸那些初中學生們，省下自己的糖果錢，奉獻出來買聖經，送到蘇聯去。

但是我也遇到一些人，他們並不相信我的報導，他們也沒有讀過我所收到的那封信，是由一個隱名的蘇聯秘密警官寄來的，上面說：

「你所著的書我全都已經讀過了，我很高興你能把這些事實全部曝露出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這是真的，我真巴不得這些人能來我們蘇聯監獄裏，住他個十年，他們才會明白，這都是假的。有一點我對你很不同意，就是你還是太溫和一點。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一定高聲痛罵！」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全世界的基督教大會，有一個人來和我辯論說：

「你的書和講道會使很多人激動，但是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都不是真的，那裏並沒有什麼地下教會。我會經到過蘇聯、羅馬尼亞、以及其他共產黨的國家很多次，我就從來沒有見到一點地下教會的痕跡！」我問他：

「你會去過中國大陸和北韓嗎？」

他說：「不！我並沒有走得那麼遠，讓我們只談蘇聯和羅馬尼亞吧！」我拒絕說：

「不！我可不停止在這裏，就算是我所說的不是真的，在蘇聯和其他的衛星國家裏沒有地下教會，你也是贏不了我。現在世界上每四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大陸，這是確確實實的，沒有一個教會存在了。根據報導說，有一百萬的天主教徒被殺害，我想基督教的人數也相等。所有監獄裏人都滿了，基督徒只能夠暗地裏偷偷地聚會，一旦被發現出來，還要遭受苦刑和殺害。這樣的情形在北韓，外蒙古，也是一樣。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官方報紙上也登載，在一九六八年關閉了所有的教會。現在已經有四個國家你無法否定的了，也沒有誰能說這是假的。」

教會在那裏不轉為地下，就不能生存。如果你不去談蘇聯的話，為什麼不想辦法來幫助中國大陸上的殉道教會呢？」他的臉由白變紅，却仍然堅持的說：

「讓我們只談歐洲的國家吧！」

在這裏我不能不對他讓步一點，否則他就會停止再和我辯論下去的。因為他是一個主教而我不是。他又接下去說：

「天真的人們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你頗有這個天才，但是我却不是傻瓜。我在蘇聯時到處都察看過了，根本就沒有什麼地下教會。」我回答他說：

「我在西方國家裏面也已經有五年了，我也到處都察看過，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一個蘇聯的間諜。你能相信我說在西方國家裏根本就沒有蘇聯的間諜網存在嗎？地下教會裏的信徒，從來不會

公開地曝露他自己的身份的。」

他聽了我的話，再也反駁不出來，只是激動地在房間裏面來回地走着。他腳上的那雙新皮鞋，走在地上哇哇的響。令我想起在監獄的時候，我和以前的一個軍官分穿一雙皮鞋，每人每隔一天，穿着這雙皮鞋，在院子裏作體操。這個主教走了一會兒，又過來說：

「事實勝於雄辯，若是真有地下教會，他們一定會有秘密的出版物，秘密的聚會，秘密的神學院，和秘密的主日學，這一些也一定會讓人知道的。」我早就已經預備好了，從手提箱裏面拿出來一本蘇聯無神派所主版的雜誌，「科學與宗教，」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份。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講到地下教會。上面說，有一個基督徒，名叫以利亞。他為一些青年信徒們創辦了一個秘密的神學院，地點是在西伯利亞森林裏面，離開村莊有許多里路，沿途都是泥沼和叢林。在那裏面有兩幢房子，一幢是給男信徒，一幢是給女信徒的。基督徒稱這個神學院為「森林裏的專科學校。」這篇文章又諷刺當地的共產黨青年團的秘書，竟連這樣的神學院存在都會不知道。事實上就是一般基督徒也都很少知道有這個神學院的存在，除非他和這個學校有什麼關係。

這是第一個證明，有地下教會的神學院存在。我又拿出一本書，證明有地下教會所出版的雜誌。這本書是蘇聯一個作家沙金所寫的，書名叫「在隱藏地方的集會。」書的結尾，就描寫政府抓到一些基督徒，他們就是出版地下教會雜誌的人。我再拿給他看一本在蘇聯國內秘密印刷的新

約聖經，他們不單單是有雜誌社，而且還有出版聖經的機構。

那個與我辯論的弟兄仍然不服說：

「你還沒有仔細研究過這些事實的真相，據我們所知道，有一個很小的蘇聯浸信會團體與大會分離之後就幹這些事情，現在他們又與母會復合了。這是一件極小的事情，你却把它鼓吹得那麼大！」我回答他說：

「對不起！這所森林裏面的神學院可並不是屬於浸信會的，他們乃是東正教的信徒。同時沙金的書上所說那些被逮捕的地下教會雜誌創辦人，也都是東正教的信徒。其中一個人名叫巴利可夫，還有其他幾個人都是女信徒。」

美國聖公會出版的月刊「安格力甘文摘」上有一篇文章報導說，蘇聯東正教地下教會一共擁有四千五百萬的信徒。美國聖公會一向是與蘇聯官方承認的教會有來往，他們對地下教會並不感興趣的。還有一個雜誌叫「道路」沒有什麼宗派背景的，在它一九六八年一月那一期上登載，蘇聯浸信會地下教會也有四百萬信徒。如果你再加上天主教、靈恩派，和其他各公會的信徒在裏面的話，可能在蘇聯居民中，每四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是與地下教會有關係的。這和那一羣小小的分離浸信會團體不能並題而論。「我再從手提箱裏拿出很多蘇聯雜誌上所剪下來的文章，都是報導地下教會裏的秘密聚會，秘密主日學。但是這位弟兄個性很強，還是不像有屈服的樣子，雖

然有那麼多的證明文件給他看。最後他握着我的手，這樣對我說：

「我很同情你，我也知道你會受過不少的苦，才會使你那麼容易動情感。我們都必須按着事實來想，一個人凡是像你一樣受過痛苦的，都不容易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判斷事實。」

### 第三章 文件上所證明的事實

在鐵幕國家裏面的教會被迫害，他們需要外來的幫助，所以他們被迫害的事實，自由世界裏的信徒不能不知道。在神學院裏面，你們可以學到各種教會情形，但是却學不到地下教會裏面的情形。地下教會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他們那受苦和得勝的事實，我們不得不宣佈出來。

蘇聯有一個雜誌 *Sovietskaia Moldavia* 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的那一期，登載一篇文章，描寫加士希奴城一個浸信會的秘密聚會。有小孩子替他們在街上把風，看有沒有陌生人過來。參加這次秘密聚會的人，多半是一些青年人。主持這個聚會的人名叫何力夫，他已經進過監獄好多次了。文章上又說，他分送秘密的宗教小冊和單張，又在森林裏面主領一個禱告會。莫斯科的真理報，有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九那一天，登載了一篇文章，也是描寫一個浸信會的地下教會，在莫士多克城。信徒們偷偷地在一個有兩間睡房的公寓裏面聚會，人擠得滿滿的。報紙上又說，在聚會當中，信徒們失聲痛哭，他們在與基督徒及一切受難的信徒們一同背負十字架。真理報也

描寫他們受浸的情形，這些信徒們穿越過黑暗的森林，避免被人發現。你們可以想想，如果蘇聯當局真的像他們所宣傳的那樣，給人信仰上的自由，爲什麼這些人會那麼傻，偷偷地跑出去受浸？這篇文章上又談到那些基督徒教人要愛仇敵。在文章的結尾，他們報導有幾個基督徒被逮捕，其中有一個名叫吉維亞科夫，他被控設立兒童暑期聖經班，教十二個男女孩子們的話。吉維亞科夫現在在西伯利亞北部冰天雪地的勞工營裏做苦工，他的兩條腿天天都是插在雪裏面。

在一個法國的基督教雜誌 *Tant Pail Fait Jour*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登載了一篇報導。有一個丹麥籍的基督徒，曾有機會去參加一個蘇聯的地下教會聚會。他有那個地下教會裏某一個信徒的地址，就偷偷地溜出他所住的那個旅館，沒有被人注意，跑到郊外去。忽然遇見一個青年女孩子，用不純熟的德文求他幫助。他就把他們那通用的暗號說出來，那女孩子就叫他跟着她去。差不多走了十碼多的路，沿途那女孩子裝着不認識他的樣子。她帶他走進一間小房子，裏面有很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年齡都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左右。這些青年們不像今天自由世界裏面的青年人，需要以吸毒來刺激一下。他們跟隨着主耶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冒着被捕和死亡的危險，這些已經够刺激的了。房內只有一個點燃的蠟燭，在開始聚會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經過一度很長的安靜禱告之後，有人用耳語般輕微的聲音，講了一篇道理。然後他們就每隔一會兒走出去一個人，這樣地相繼離開。黑夜對他們却並不暗，因爲他們就是那黑暗蘇聯的亮光。有



一個高加索蘇聯共產黨的報紙 *Zaria Yostaka*，一九六九年三月，登了一段消息。政府因為逮捕了一個人，名叫彼得雷士達斯乎克，還有其他的人，因為他們在蘇亨市出版一份秘密的報紙。我可以描寫他們是怎麼樣來發行這種秘密的報刊，因為我會親眼看見過的。他們利用一個小雜貨店來作為發行所，每天他們用卡車裝載貨物運出去，再把賣不完的東西帶回來。卡車上所裝一盒盒印刷品，通常是沒有人會注意的。在這小雜貨店裏面院子裏有一口井，因為在蘇聯小城市的郊外多半都是沒有自來水的。水的上面一點點是一個洞，裏面有一條通道，引進一個地窖裏去，那個小小的地窖，就是他們印報紙的地方。人是用繩子吊着，下到那個地窖裏面去工作。由於地窖裏面空氣不流通，所以他們工作了一陣，必須上來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當這種秘密報刊被發現之後，又有別人再辦一個同樣的報刊來代替它。但是蘇聯地下浸信會所出版的刊物，「救恩的使者」，却存在了好多年。這不僅僅是浸信會，因為蘇聯以東正教的信徒佔大多數。 *Sovietskaja Kirghizia* 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那天登載一段消息說，有一個東正教的神父名叫查西馬，他曾為了信仰被關過一次監牢，釋放出來之後，他在自己家的客廳裏又成立一個教會，舉行崇拜儀式。教會乃是基督徒的家，在最初的時候所有的教會都是這個樣子。比起西方自由國家裏，雖然有一個高大唐皇的教堂，然而禮拜的人靈裏面却是空的。共產黨的報紙又描寫信徒們對查西馬的批評，說他臉上有神聖的光輝，神賜給他講道的恩賜，像使徒一樣。他的生活既公義，又聖潔

。查西馬還秘密地製造許多蠟燭，用在禮拜儀式上。報紙上並沒有說出他的遭遇如何，但是很多蘇聯其他的報紙，都間接地證明，查西馬再度進入監獄裏了。

在這廣大的蘇維埃國土裏面，居然還有一個地區，住着很多的基督徒。這個地區是西方自由國家裏的人所不知道的。共產黨的雜誌 *Nauka i Religia*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透露一個消息說，有一大批的蘇聯東正教信徒，逃難到西伯利亞北部的一個地區裏，就像當初一批基督徒逃避英國國家教會的逼迫，而跑到美洲新大陸一樣。報上又說，他們很神秘，不可思議地，另開闢了一個世界，不承認那非基督徒政府的政權。他們只求能有一個公義的死亡，可以進入永生裏面去。那雜誌週刊出若干在北西伯利亞所攝的照片，其中有一張照片，是那些人所用的聖經，中間有一個洞，是被老鼠所咬的，他們竟沒有辦法換一本新的。

#### 第四章 蘇聯的各各地

在共產黨統治的期間，基督徒受迫害的程度，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厲害。在蘇聯，神的兒女們有一條最長的路，走上加略山去。當以色列的外交部長伊班訪問西德的時候，他第一個地方就是去達古，因為在那裏過去希特勒會屠殺過無數的猶太人。基督徒也應該向猶太人學學，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基督徒的教會領袖，在訪問蘇聯或其他共產黨國家時，曾把鮮花撒在殉道者

的墳墓上，或去監獄探訪那些被囚的基督徒。蘇聯官方浸信會所出版的雜誌報導，有一些瑞典浸信會的代表牧師們，來到蘇聯。他們會到過列寧的陵墓，這個人以往殺害了幾百萬的基督徒，但是他們却沒有到任何一個犧牲者墳墓去憑吊一番。伊班絕對不會跑去憑吊那些納粹戰犯們的墳墓的。

我們的心想到這些殉道者，我們並不是可憐他們，而是敬重他們。因為他們的鎖鏈是純金的，十字架也帶着芬芳的香味。在基督徒看起來，監獄就好比一個美麗的果園，裏面滴着甘甜的蜜糖。我們不是在高舉這些殉道的信徒，而是他們所背負主耶穌的那十字架。有一個著名的聖徒，約翰崔蘇士東說：

「十字架乃是神的旨意，聖子的榮耀，靈裏面的喜樂，天使的珠寶，信心的保證，使徒保羅也認為是光榮的。只有藉着這十字架，我們才能知道那罪的律和神那測不透的愛，臨到人的身上。」因着蘇聯的基督徒們所親身經歷到的這種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敞開自己的心門和意念，來跟隨主耶穌基督的腳蹤。有一個蘇聯的基督徒這樣地寫：

「蘇聯這一個國家，你是沒有辦法用頭腦去想她，也沒有辦法拿尺去衡量她的。她是被分成兩部份，你只能相信她。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我相信她終有一天，會在基督的腳前得到平安。」我們愛蘇聯，主耶穌也會下到地獄裏面去過，所以我們也要和他一同下到蘇聯的地獄裏去。

當「福音特工」的作者安柱弟兄，在挪威徵召志願同工，去蘇聯幫助地下教會時，單單在一次的聚會裏竟有二百個人走上來。像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全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國家裏。有很多蘇聯青年基督徒，在莫斯科的方場上，和百貨公司裏，公開地遊行抗議政府的迫害，結果被逮捕而判了徒刑。現在在自由世界裏面，一樣也有無數的基督徒，他們也能够唱着那首蘇聯地下教會的詩歌！

我跪在我的床頭上  
用我的淚和我的血

來潔淨蘇聯，

如今蘇聯的殉道者們並不孤單，自由世界裏有好幾百萬的信徒們，都在為蘇聯這個國家，痛哭流涕地禱告，因為她的門是向着神關閉的。莫斯科的真理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那天說，在佛哥底斯克區現在只有十七個教會，在共產黨沒有來之前，一共有八百多個。是否一般人就停止信教了呢？這篇報導上又說，那些宗教的領袖們反而再接再厲。其實在今天，宗教對我們（指共產黨）並沒有多大的妨害。他們只是不斷地進行，只要有人肯相信。他們轉入了地下工作，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我們關閉了他們的教堂。在真理報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那一天又報導說，在蘇聯南部大城，奧得薩地區，前後一共關閉了二百十個教會。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以及幾個常常有外面遊客光顧的大城市，還看不出來，很多教堂仍然是照常開着的。但是那些小城市和小鄉

村呢？

根據一個秘密地下教會的報導說，在一九六九年的四月十日，戈比斯克城的浸信會正在舉行禮拜時，有一羣無神派的人，由一名警察帶領，進到會堂裏面來搗亂。把酒瓶放在聖餐桌子上，然後把這些酒瓶和信徒們一起照張相，拿去作無神的宣傳。共產黨的雜誌，「科學與宗教」，一九六七年九月的那期報導一件事情。在巴迪亞狄村一個擁有政府執照的浸信會，在他們主日崇拜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無神派的演說家，比謙可，由門外闖了進來。他把正在講道的牧師推在一邊，自己在臺上大講其無神理論。那些來敬拜的信徒們也只好勉強聽完他的這套褻瀆的話。西方國家來的遊客，和教會領袖們，是永遠看不見這一類的事情的。

詩篇上說，人喜愛耶和華的殿，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如此。下一個主日，當你舒舒服服地坐在禮拜堂的位子上時候，可別忘記，很多蘇聯的禮拜堂，如今都變成了倉庫，博物館、工廠，和跳舞廳。在俄國革命以前，東正教的教堂一共有五萬間，如今只剩下了七千間。但是基督徒自己才是神的殿，他們正在為主爭戰中。有一封寄給蘇聯政府和其他官員們的信，由一百八十個信徒聯合簽名，被偷偷地從蘇聯帶出來（副本）。信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們抗議政府逮捕了很多的基督徒，被捕的人中最年輕的一個名叫雷多士拉夫，只有十九歲，最年長的名叫彼得波保夫，有八十歲。當這些浸信會的信徒們被逮捕之後，共產黨在一所六十一號小學校裏對兒

童們談，政府逮捕這些信徒，是因為他們會把一個小女孩獻祭給神，把她釘在十字架上。這樣一來，好讓兒童和他們的父母畏懼浸信會裏的信徒們。不但是如此，列寧格勒國家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書，「兒童與宗教。」他們的謊話就像從前用在猶太人身上的一樣，說基督徒們如何地教人殺人，爲了贖罪而殺害自己的小孩子。許多世紀以前，羅馬帝國採用這種的方法，亂造故事來陷害基督徒，如今布爾雪維克也承繼了這種方法，來使小孩子們畏懼基督教。因此有很多基督徒在蘇聯被判刑，說他們是殺人的。舉一個例子：在一九六九年，莫斯科的軍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是由兩個作者，陶器和古蘭多夫寫的，書名叫「我們不能忘記。」在這本書裏，他們捏造一個事實，說有一個牧師，名叫基伏拉波夫，他主張基督徒應該把他自己像一個毫無瑕疵的羔羊，奉獻給神。於是就把一個信徒名叫奧士洛維地茲的三歲男孩，當着他自己的母親和信徒們的面，殺了獻祭。他們認這樣做是受聖靈的指示。那個被殺孩子屍體，當天晚上，就被埋葬在森林裏面，那個年輕的母親也就憂憂愁愁地死了。這些全都是假造出來的，不必去談他。甚致於一個擁有政府執照的浸信會領袖，也從來沒有進行過，想去營救一個被迫害和被關在監獄裏面的信徒。有一個雜誌 *Sovietskaia Moldavia* 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那期登載一件事實。

有一個吉士希奴城的牧師，名叫史洛波乞可夫，他曾密告一個地下教會的領袖，路登科，使那人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結果路登科因受刑太重，而死在監獄裏。

史洛波乞可夫滿以為他和共產黨的關係搞得很好，從此以後將不再會有什麼危險了。誰料到，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浸信會的婚禮時，站在擴音器前面向孩子講幾句話，不知不覺地講出一點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情。雜誌上的評論說，那一次，他原是應該向那些孩子們講有關保羅莫洛助夫的英雄故事。保羅莫洛助夫是一個蘇聯偉人，他的銅像現在被立在莫斯科的一個公園裏面。但是莫洛助夫會做過些什麼事情，而被共產黨稱為英雄呢？原來他密告了自己的父親，因為他父親從田地偷了一點野草回家，那塊田以前還是他的，如今却屬於集體農場了。他的父親結果被判刑入獄，而這孩子便因此出了名。史洛波乞可夫犯了雙重的罪名，第一個罪名，他不應該站在擴音器前面講話。第二個罪名就是，他不向孩子們講那偉人保羅莫洛助夫的故事，而講耶穌。所以他被判處了兩年的有期徒刑。我想他在監獄裏面一定會想起他所密告的路登科，而向神悔改認罪。

世界各報紙曾登載過，有兩個東正教的傳教士，塔浪托夫和李維丁被蘇聯政府所逮捕，因為他們曾向政府抗議，在蘇聯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關閉教堂，又焚燒那些教堂裏的人像。東正教堂裏雖然有不少的人像，但是他們從來不拜，因為這些只不過是一種象徵而已。他們並不迷信，像有些教徒們崇拜偶像一樣。人造的像雖然被焚燒了，但是人心裏面的基督，却是永遠燒不掉的。共產黨關閉了教堂，把基督徒下在監裏，帶走他們的孩子，這些他們還認為不夠。

地下教會報導，幾個年長的東正教修女，莫拉索娃，屈拉茜瑪霍，和戈洛蘭可，都被人在波

加夫修道院裏強姦。

多瑪可娃被人強姦之後又殺死，那年冬天，有一個信徒名叫加蘭斯基，在他自己所辦的秘密刊物「鳳凰」上發表這個消息，結果就被捕了。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心理學與宗教」上面說，理論並不能夠改變一個信仰宗教的人。基督徒只能當他為精神病患者，而關到瘋人院裏去。所有其他各公會也一樣地被迫害，從一本共產黨作者格林卡所著的小說：「稀有的事情」上，我們可以看見，列寧格勒那間最大的路得會禮拜堂，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游泳池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份的 *Uirea* 雜誌，報導在里維，有一個天主教的神父波多尼克，被判處五年勞動改造。一九六九年六月份的 *Vysti iz stil Rymu* 雜誌，宣佈一個天主教的大主教威利士戈奇，死在監獄裏面。但是也有人說，他現在仍然活着。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知道，天主教徒在蘇聯，也是被逼迫的。神並沒有棄絕在蘇聯的基督徒，相反地在這種逼迫之下，蘇聯竟成爲所有歐洲國家中，教會成長最快的一個。

## 第五章 多少基督徒在蘇聯被囚？

這真實的回答乃是沒有人知道。美國貿易雜誌「自由貿易之聲」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那期說，有五十六個集中營被證明在蘇聯境內，所有的囚犯人數約在一百一十五萬左右。其中究竟有多少



人是爲了信神而受苦的呢？我們可以從以下那些事實中知道一個大概。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的伏士多卡真理報上登載，安古寧城有八名基督徒被判徒刑。他們有的是兩年，有的是五年，罪名是用三種方法企圖傳染疾病。(一)在聖餐禮拜時，許多人只飲用一個杯。(二)很多人都在同一個小小的池子裏受浸。(三)相見時彼此聖潔地親嘴問安。(蘇聯基督徒有一種習慣，見面時即擁親嘴，並且說：「神的平安與你同在在，」比西方國家基督徒見面時，毫無意義地互說一聲：「哈囉！」或「噯！」要好得多。你在聖經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哈囉，」或「噯！」字？使徒保羅難道也是用這幾個字來向他的主內弟兄們問安嗎？)

這就是所謂蘇聯的「公平」，許多人在同一個游泳池裏游泳，就不會傳染疾病，然而在同一個池子裏受浸就會傳染疾病了。不聖潔的親嘴就不禁止，而聖潔的親嘴却要坐牢五年！只過了一個月，那報紙（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又登載有十五個信徒被逮捕了，因爲他們挨家挨戶向人傳救世的福音，其中有一位羅平素克太太，和她的五個兒子一起都被抓進去。所以單單在一個月之內，安寧城就有二十三個信徒被捕，其他地方一定還有許多而我們不知道。我想安古寧城的基督徒受迫害情形也決不會比別的地方更厲害。

全蘇聯大大小小的城市，一共有五千零九十二個。我們來算一算，平均一個城市每個月被抓進去二十三個基督徒，那麼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被逮捕呢？其他還有很多村莊一定也有這一類的事

情發生，多少我們無法知道。

浸信會地下教會都是分散的，他們自己也無法知道全蘇聯各地其他教會的情形，他們彼此各自為政，很少能夠有往來。在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歐洲浸信會聯合會很快樂地宣佈說，蘇聯地下浸信會，已經和官方的浸信會聯合了。但是在同一個月裏，紅星報就登載有一批浸信會的士兵，被判處了徒刑。沒有人知道一共有多少人？犯的是什麼法？這些人的名字也都沒有公佈。報紙上只是說，浸信會乃是一種兇暴的宗教，不憐憫他們自己的小孩子，他們所以沒有殺死他們，只是因為法律上不准許，我想一定有上千的浸信會信徒被囚在監獄裏面。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某報紙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發表估計，大約有一萬名。

我在所著的另一本書：「蘇聯的聖徒。」裏面，曾供給很多的資料有關靈恩派信徒被判刑的事情。在美國國會裏，我曾說出那些安息日會被迫害信徒們的名字。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有四十個立陶宛來的天主教神父，聯合簽名抗議蘇聯當局判處加萊神父和史代普斯基神父勞動改造。還有一個女天主教徒巴絲克維茜玖小姐，因為教小孩子們準備好去認罪，也被判勞動改造，結果她因為疲勞過度，就死在集中營裏。但是佔絕大多數的，還是東正教的信徒。蘇聯官方東正教會也有五千萬個信徒，這是他們派來印度新德里參加世界基督教會議的代表們所宣稱的。東正教地下教會又有四千五百萬個信徒，他們被稱為「真東正教會」，和「復古的東正教」，這些教

會裏也有很多人被捕。

信徒被捕的消息，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在蘇聯的報紙上看得到，地下教會裏的刊物上也常常會透露一點點。但是大多數殉道者的名字，只有神自己才知道。地下教會也是蘇聯境內反共勢力最大的一個集團，他們也是最有組織的。如果那一百一十五萬的囚犯數目是確實的話，其中基督徒的百分比一定是很大的，這些人都被共產黨認為是政治犯。共產黨會一再，再而三，地說，宗教乃是他們第一號的敵人。究竟有多少基督徒，現在被關在蘇聯的監獄裏呢？沒有人知道！但是請你注意，單單一個小城市，在一個月之內就有二十三個信徒被判刑，全蘇聯一共有五千零九十二個大小城市，一年有十二個月。

在莫斯科有一家英文報紙，叫「莫斯科新聞」，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報導說，所有國內各宗教集團，包括浸信會，門諾會，衛理公會，安息日會，莫洛干會，靈恩派教會，甚至於耶和華的見證人等。在政府特別准許之下，可以自由地舉行他們的宗教儀式。但是這個特別准許却並不包括釋放那些在監獄裏面的基督徒囚犯們。

蘇聯官方浸信會的一個高級領袖，米乞西地可夫，在一九六九年八月維也納所舉行的歐洲浸信會大會中說，在他的國家裏面，並沒有一個信徒因為信仰而被迫害。但是西地可夫自己的父親，就在西伯利亞被關了許多年，因為他信耶穌而反對共產黨的命令，然而在大會中竟沒有一個人

站起來反駁他。比利時某雜誌，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那一期說到，有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犯，米勒，他乃是一個特務的頭子，現在却成爲莫斯科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首領。他過去曾在希特勒的名下，施刑於猶太人和基督徒，如今却在馬克思的名下，再幹同樣的事情。他所擅長的就是施苦刑，誰都可以利用他。像他這樣的人，以及那些有天才的共產黨同志們，都不認爲這樣做是殘忍的。就如我們拿刀子削山芋，不覺得是殘忍一樣。在馬克思看來，人只不過是物質，他不相信人有靈魂。我們用斧頭砍樹，拆房子，釘牆壁，因爲這些都是物質，所以不能算是殘忍。他們也是一樣，人既然也是物質，那麼殺殺打打苦刑一下，也就沒有什麼好憐憫的了。

## 第六章 對囚犯們的虐待

如果我們只根據從地下教會裏，偷偷帶出來的消息，說蘇聯共產黨如何虐待這些囚犯，可能有人會認爲，這乃是偏見。我現在讓一個共產黨員自己來講這些事實。

在杜布西克爲元首的時候，捷克會享受過短時期的自由，所以你可以講一點點真的話。有一個老共產黨，名叫洛伯，他過去地位很高，是國外貿易部的官員。在以前蘇聯所支持的傀儡元首，諾佛德的統治下，他被自己黨內的同志所陷害。洛伯的遭遇故事，乃是由別的和他們同病相憐的

共產黨員所寫出來的。（請看亞瑟倫頓所著的：「招哄」，還有史浪斯基夫人所著的書，描寫她的丈夫如何被自己的同志所吊死。）這些故事可以使我們連想到我們的弟兄們在監獄裏所受的是什麼樣的苦。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希13：3。我引用一段捷克共產黨雜誌上所記載的，在「報導者，」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那一期。洛伯自己寫的，當他被審問的時候，每天要站在那裏十六個小時。一天天地過去，他的肚子又餓，這樣地一直過了兩個星期，他的兩條腿都腫起來了，身上每一寸地方用手碰一下都是疼的。有的時候，他要面對着牆，站一個整天，甚致於連上廁所也必須站在那裏。

我過去也曾受過這樣的苦，基督徒在蘇聯監獄裏都是受着這樣的苦，洛伯到後來被注射了麻醉劑，他寫着：

「忽然之間，我覺有人用手推我的頭……我也聽見別的囚犯們說，他們在打掃監獄醫院時，往往發現地上有麻醉劑的空罐子。原來這些麻醉劑是用來放在肥皂裏面，供給囚犯們用的。」

「除了不斷地鞭打以外，還要灌那冰冷的水。他們還用一條濕的布緊緊地縛在受害者的頭上，待這布一乾之後，就會緊縮，使你痛不可忍……我簡直不是一個人了！」

在捷克那短短的自由時期，我們也零零碎碎聽到一點蘇聯集中營裏面的情形，但是沒有說出

來。

捷克共產黨的報紙 *Kulturny Zivot*，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報導說：「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他們大量逮捕基督徒……在監獄裏，衛兵站在守望臺上，不時向牢房那裏開鎗射擊。又把沒有口套的警犬，帶進囚犯醫院裏去。用馬鞭子抽囚犯們的頭，並用水澆他們。施刑的人還開口聲聲地說，『我們不懂什麼叫做人道！』很多囚犯都受了內傷。有一個青年人名叫何門諾夫斯基，受刑過度竟發瘋了。還有一個七十五歲老年的主教伏達西，被剝光了衣服，站在石板上幾個小時。當他實在沒有辦法再蹲下去時，他們却向他狂叫道：『再繼續蹲下去，一直蹲到你吐血為止！你……』。」

在同一個時候，捷克有一個現在已故的神學教授，候馬達，還代表世界教會協會，周遊整個蘇聯大陸，說那裏有宗教的自由呢！我勸你們不要只是諗那些信徒們被迫害的故事，想一想看，如果那個被迫害的人是你自己，這該是什麼樣的滋味！所有的基督徒們都是一個靈，一個心，他們乃是基督的身體，只要有一個肢體受痛苦，其他各肢體也隨着一起受痛苦。我不希望有那一個肢體這樣說：

「我不管，反正不是我，只是牙齒和肚子那裏痛而已。」有一個德國路得會的領袖，曾這樣地警告我，他的面色很不好看。

「你沒有宣佈這些事實的必要，反倒會把事情越弄越糟！」我顫抖着雙手，激烈地反駁他說：

「一世紀之前，一個中國人看見有人掉在水裏，會不敢去救他，因為怕觸怒了水鬼。想不到像這樣的事情，居然也會發生在二十世紀！這就好像鱷魚本來是不吃人的，因為動物學家描寫他們太貪婪了，才激怒他們來吃人，但是好吃人乃是鱷魚的天性。蘇聯共產黨開始迫害基督徒時，我才剛剛九歲，他們一直不斷地在繼續做下去，而且永遠不會停止的。這是他們一貫的政策，也是他們的教育方針。並不是因為我的抗議，他們才那麼做的！」

## 第七章 赤色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人口雖然佔全世界第一位，但是信耶穌的却少而又少。在共產黨沒有來之前，每四百七十五個中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是信耶穌的。我們對這件事情不能不注意，因為傳福音的工作，實在是做得不够。全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是講英文的，但是他們中間却有百分之九十是做牧師和傳道的工作。但是實際上只有十分之一的牧師和傳道人，是在那許多不講英語不信神的國家裏面做傳福音的工作。據我所知道，挪威和北愛爾蘭除外，其他西方國家對海外福音工作，都做得很少。美國各教會收入雖然是很多，但是只是百分之六是用在國外救濟和傳福音工作上的。我們還沒

有完成主耶穌所給我們的那個使命，「傳福音給萬民聽。」

在中國，基督徒一直是佔極少數，如今他們又面臨到一個強有力的新宗教，就是「崇拜毛澤東。」毛澤東的巨大照相全國到處都是，好幾百萬的老百姓，都要經過洗腦。

很多基督教的領袖們，都不知道那共產主義的可怕，有的人甚致於還同情他們。也有些人表示他們是在傳那「純正的福音」不談共產主義，避免被牽連到政治裏面去。

但是當共產黨打進了宗教的圈子裏面，灌入他們的思想毒素，迫害神的兒女時，你是躲避不了的了！

人說他要將宗教和政治分開，其實他是既不懂得宗教，也不懂得政治。你好好地把聖經讀一讀，裏面沒有那一處地方不是包有政治含意的。其中有政治色彩的經句，佔百分之七十。如形成一個國家，使奴隸得自由，國家的法律，士師與君王的統治，先知們對猶太國鄰近各大國的預言，上稅給該撒，順服掌權者。甚致於還描寫那些當權的人如野獸，在但以理和啓示錄這兩卷書裏面。

基督徒必須要談政治，但却不是爲了滿足自己國家的私人的野心。在我看來，中國的基督徒們還缺少準備，來應付這麼一個大的試煉。當共產黨佔據中國大陸時候，他們已經佔據蘇聯三十年了。中國的基督徒們對於地下教會的經驗和工作方法却一無所知，他們也不知道蘇聯基督徒們



，如何爲主殉道的種種事蹟。在共產黨佔領下的中國大陸，聽不到教堂裏面的鐘聲，所有的教會一律被關閉了。你可以看見教堂的門上寫着：「吊死上帝」四個字，他們在遊行的時候，也是這樣地叫喊。有一個人由大陸逃到香港，他親眼看見在一個中共的勞工營裏，他們用石頭將一個女基督徒，活活地打死。她被他們手脚綁起來，跪在一羣人中間。然後共產黨就命令那站在旁邊的人投石頭打她，有誰不肯就要被鎗斃。那個見證人說，他看見她的頭抬起來，臉上發出光輝，像司提反一樣。致少有一個人因着這個女信徒所流的血而感動信耶穌的。有五個基督徒青年學生，被押出去，自己掘坑來埋葬他們自己。最後他們被活埋的時候，嘴裏還唱着聖詩。中共的一個雜誌叫「大地」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報導，在汕頭的郊外，有一個牧師被拖到街上去，頭上還放着一頂高帽子，上面寫着許多侮辱的字句。

還有幾個牧師，被剃光了頭，站在街上被人辱罵。但是他們却繼續偷偷地聚集一小羣的人，四個到十個，舉行聚會。有些基督徒被強迫跪在街上，別人吐口水在他們的臉上。有的人頭髮被剃掉了，留下一個十字在頭頂上，作爲基督徒的標記。其中有很多奇妙苦待基督徒的方法，都是從蘇聯那裏學來的。我在監獄裏面認識一個竊賊，其實他爲人非常之好。他告訴我，只要是他們說你是賊，你就是賊，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就是共產黨的一貫作風，來迫害世界上所有無辜的人。中國的共產黨也從蘇聯那裏承受這一套殘忍的作風，來苦待自己的百姓。其中有一套叫作

「小鬪爭」，被害的人戴上高帽子，被遊行示衆，胸前貼上一張紙，上面寫明他的罪狀，一連有三天之久。遊行完畢之後，又強迫他去做那既骯髒又辛苦的工作。他一天只有一頓飯吃，在沒有吃飯之前，還得向毛澤東的像鞠躬九十次的躬。接着還要再來一個「大公審。」他被綁着雙手，天天要出席公審大會，一共有兩個月。他的罪名是反對毛澤東的思想，被當衆痛打，人人吐口水在他的臉上。每一次公審完了之後，他還得再向毛澤東的像，鞠躬九十次的躬。第三種的刑罰叫做「飛機」。就是在受害者的肩上綁一條長竹竿，再反縛着他的雙手，拴一根繩子，把他的雙手向竹竿上拉，一直拉到底。這樣他必須向毛澤東的相，彎腰一百八十次之多。還有一種刑罰叫做「金標尺」，在受害人兩肩上各放一個沉重的碟子，每一邊的碟上，紅衛兵都放三塊磚頭。他必須擔着這六塊磚頭，站在毛澤東的相前面兩小時。每隔二十分鐘，兩邊各加一塊磚頭，到了最後一共加到十八塊。如果他的膝蓋稍微彎一下這個刑罰就得再重頭來起。還有一種刑罰是，把基督徒的頭髮剃光，灑上灰，使他站在毛澤東的像前面，不許動一下。有一個基督徒，拒絕向毛像鞠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說：「我只認識一件事，就是有一位真神，其他我都不知道！」他一直不斷地這樣回答：

「隨便你們怎麼樣對待我都可以！但是我決不否定我所相信的。」這位信徒名叫孫輔（譯音）他的結局如何，我們不知道。

基督徒們必須要繳出他們所有的聖經，和屬靈的書籍，當着很多人的面前，全部燒掉。在古  
代教會歷史上，若有那一個信徒，把他的聖經繳出來給迫害他的人，他將會被終生逐出教會的。基  
督自己就是神的話語，把聖經繳出去，讓人燒掉，就等於把基督交給別人去處死。有些基督徒們  
珍惜神的話，而把聖經收藏起來。有一個雜誌叫「亞洲新聞」，在它一九六八年三月那一期報導  
說，廣州，有一個女信徒，把聖經藏在枕頭裏，結果被紅衛兵查出來。她就被剝光了衣服，全身  
赤裸，再塗上蜜糖，站在太陽光底下好幾個小時。寄往中國大陸的郵包中，如果有聖經的話，就  
會被退回來，上面附着一張紙條說：「此物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和道德。」有一本聖經，  
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有一位弟兄，由西方國家派到中國大陸上去幫助那些基督徒。他被接到一個基督徒的家裏，  
那個信徒關上窗子，看看外邊沒有什麼人，就偷偷地揭開地板，裏面藏有一本聖經和聖詩。當他  
確定外面沒有人在窺探他時，就把它拿出來讀。德國有一個基督徒的作家，賴特森，寫了一本很  
有名的書「紅色或死亡」，講到紅衛兵拿燒紅的鐵叉來灼人。但是也有不少有良心的共產黨員，  
寧可自己做監，也不願意去苦害基督徒。其中有一個人說：

「如果我們割去他們的舌頭，不讓基督徒講話，他們可以用他的手、腳、和眼睛來表示出他  
們的愛。他們總是愛別人，一直到死。有誰能夠把愛從這些愚笨的基督徒心中除掉呢？有誰有辦

法可以除掉他們心裏面的基督？」

## 第八章 半夜裡的教會

有一個逃到香港來的難民，他說他曾在一個勞工營裏受勞動改造時，參加一小羣的基督徒聚會。大清早在沒有出去工作之前，他們就聚集在地窖裏面。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聚集的時候，就兩個兩個在一起出去工作。一路上交換一點聖經上的經句，和彼此勉勵的話。不久，這個小團體便被共產黨發現了，他和他的朋友都被關在監獄裏，他的朋友就死在裏頭。中國大陸的監獄，簡直就和地獄完全一樣，又骯髒及潮濕，又冷，而且爬滿了蟲。你可以想一想，有四萬個信徒就被關在這種環境裏面，天主教的人數可能還要更多一點。但是這骯髒的牢房，却充滿了天上的美麗。有兩個基督徒在一間寒冷的牢房裏面瑟瑟地發抖，每人身上都披着一條薄薄的氈子。其中一個基督徒看到他旁邊的那個弟兄在發抖，他心裏立刻有一個意念：

「如果是主耶穌基督在那裏，你是否肯把你身上的這條氈子給他呢？」他一想到這裏，馬上分一部份氈子蓋在他的那位弟兄身上，因為那位弟兄單單一條薄薄的氈子不够溫暖。到了第二天，他們兩個人就分配到更多的氈子。

每一個基督徒的囚犯都要經過洗腦，共產黨的指導員經常到囚犯的院子裏來訪問他們。其中

有一個基督徒，共產黨想用思想來改造他，他就在沙地上寫一個「義」字。中國字並不是用字母拼成的，看起來好像圖畫。這個義字就是上面是一個羔羊，下面是一個「我」字。於是這基督徒就問那個共產黨說：

「你能告訴我，這個字的義意嗎？」

他回答說：「公義。」

然後那個基督徒就引用聖經上的話：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神的羔羊蓋在我的身上，把我的罪都遮蓋了。這個共產黨的指導員，聽了他的話，便安安靜靜地離開他，可能他過去也有一點點基督教的背景。

有兩個基督徒被人用刑接近死亡。

「我們完了！」其中一個人說，但是另外一個人却說：

「不！這不是主耶穌當時受苦所說的話，他乃是說成了！」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受苦，他擔當了我們的軟弱，使我們也有那受苦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也必須準備，來為主背負十字架。我們中國主內弟兄姐妹們，會忍受灌冷水到鼻孔裏，用木條挾着手指上的關節，越拉越緊，被通上電流來麻木，有的還要釘十字架，他們都在為了主耶穌而受痛苦。

但是不單單是愛主的基督徒在受苦，中國教會裏面也有那背道叛教的人，就如十二個使徒中的猶大一樣。這些叛道的教會領袖們，與共產黨合作，使二十七萬八千信徒們，聯合在共產黨的宣言上面簽字。共產黨是喜歡有人背叛，但是却不喜歡那些背叛的人。利用他們完了之後，也同樣地把他們和愛主的信徒們關在一起。你看看！是那一個好呢？背叛主還是愛主？一個是爲罪受苦，另一個是爲義受苦！有很多信徒，受不了苦而發了瘋。

有一個牧師叫唐彼得，他一天到晚，口裏不停地重覆着說：「唐彼得，四十七歲。唐彼得，四十七歲……」他一直到死，都沒有睡過覺。

有人對我說：「我真是沒有辦法讀完你的書，他們在晚上竟使你不能睡覺！」這是真的！我希望你能有機會和那些晚上不能睡覺的人談談看。我就認識一個犯人，他已經有二十五天，晝夜不能睡覺了。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沒有來之前，一共有六千個傳教士，如今却一個也沒有了。有些傳道人還在那裏計劃，中國大陸的門，還會重新開放。不！我們必須現在就打開這個門！我們不能讓那些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死去，而一點都沒有聽見耶穌基督的福音，單單只是在夢想有一天大陸上的門會開放。神使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爲什麼祂不會打破那竹幕呢？爲什麼不冒着死亡和坐監的危險，把福音秘密傳到中國大陸上去？

在義和團拳匪暴亂時代，和主共產黨佔領時代，爲而殉道的人，如今在天上正享受着榮耀，我們也應該跟隨着他們的腳踪。

## 第九章 羅馬尼亞

我有一次，和很多教會領袖們在一起談話。

「你錯了！魏恩波先生。」其中有一個人說。

「你把許多的事情都混在一起，你也把所有的共產黨都講得一樣。我承認在中國大陸上情形很壞，有很多信徒們受虐待。蘇聯可能要好一點。但是我剛從羅馬尼亞回來，那裏有完全的信仰自由，這你是沒有辦法否認的。」

他很高興地向所有的人看看，然後再用手指着我說：

「你沒有話說了吧！」

不錯！在表面上看起來，羅馬尼亞好像是自由的。教皇，世界教會聯合會，聖經公會，路得會世界聯合會，和浸信會聯合會，都一致稱讚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府，說他們有宗教自由。就是一般靈恩派的教會領袖們，也同意，也許他們的看法比我「公正」一點。但是我們應該拿出事實來證明，是否真的，羅馬尼亞會有宗教的自由？

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月，當教皇接見羅馬尼亞的總理和外交部長時，在羅馬尼亞國內，有一千二百個希臘天主教堂被政府派人去搶劫。當教皇接見這兩個人之後，被搶的東西也沒有送回來。所有的希臘天主教的主教們，除了一個以外，其他全都死在監獄裏面。有一個雜誌叫 *Vinea* 在它一九六九年六月份那一期會報導，有很多希臘天主教的神父和平信徒，都被共產黨局判處了五千年的徒刑。所有他們的學校和財產，全部被充公，然而教皇還和這些劊子手們握手！經過這次訪問之後，在羅馬尼亞的五個天主教區，情形乃是維持原狀，只有一個地區有一個掛名的主教。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也一樣受刑死在監獄裏面，其中只有一個人生存，他的名叫馬當亞倫。但是他却失去了自由，連訪問他手下的神父們都不准許。他也不能夠出席羅馬的主教大會，但是當很多國外的信徒們，來參加一個著名的修道院建築二百五十年紀念時，他却被強迫去出席。有一個西方國家的主教，曾訪問過羅馬尼亞，回去之後就在他自己的教區所出版的刊物上寫了一篇報導。內中提到「晚餐」一共有六次，「午餐」一共有五次，「早餐」有一次。但是卻沒有「殉道者」這三個字。他自己很多的同道主教，都成爲殉道者，而現在這個西方的主教竟和那殺他同道的劊子手們同桌共餐。他還稱讚桌上的食物，說它很好吃呢！

有很多羅馬尼亞出版的宗教雜誌和愛國雜誌，在國內是見不到的，它們只是發行在國外。如果有誰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到布加來斯特任何那一家雜誌行，或書店去問，有沒有「祖國之聲



「那本雜誌？你一定找不到。但是在西方國家裏却任何地方都可以買得到。在另外一方面，有一個神父叫史坦尼洛以，撰文稱讚在羅馬尼亞有宗教自由。他自己曾在監獄裏被關了五年，和我在一起過，他是被強迫寫出這篇報導的。」

剛才那個反駁我的人又打斷我的話說：

「這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羅馬尼亞的總理西西蘇已經改革了。」我回答他說：

有三個人，多米查，史他法，和星沙，是在一九六八年的聖誕節被捕的，因為他們向政府請願，要有宗教自由。現在這三個人在那裏？（報導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的 *Bire* 月刊）。」

羅馬尼亞的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一樣，是一個大騙子。他們要求美國的浸信會和靈恩派捐錢，好讓他們蓋禮拜堂。然而三分之二的羅馬尼亞浸信會，靈恩派，弟兄會，和安息日會的禮拜堂都被政府關閉和充公了，為什麼不先讓他們重開呢？羅馬尼亞的共產黨和列寧派一樣，要想統治全世界，消滅所有的宗教。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雜誌「羅馬尼亞」在它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那一期登載，有一個共產黨的書記，米哈格利，在一個所謂「先驅者」的全國赤色兒童大會中演說。他主張目前兒童們所受的政治教育實在是不够成功，因為沒有充份地灌輸無神和反宗教的理論。

羅馬尼亞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嗎？聖經公會被禁止在裏面設立，青年會和救世軍也都不許存在。還有那拿撒勒人教會以及其他各教會組織都不許有。

在那裏，如果沒有政府所發給的執照，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爲浸信會，靈恩派，或安息日會的傳道人的。信徒們受浸也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申請受浸的人，往往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可以獲得批准。因此有不少人在黑夜裏面偷偷地受浸，一旦被抓到了要判刑。

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月，我們接到一個消息，有幾個羅馬尼亞浸信會的執事，被判了徒刑。李沙村的波多克，邦代斯蒂村的法西勒，西克市的伊安，蘇西尼市的佛羅拉，這四個人因爲會「非法」替人施浸。往往有的信徒爲了怕連累施浸的人，就替自己施浸。他們走到河邊上，先說：「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替我自己受浸。」然後一下子浸倒在水裏面。

有一百六十五個浸信會牧師，被吊銷了講道的執照。原來一百八十二個東正教的寺院，如今只剩下了七十四個。神父和修女的數目也由六千零九十七名，而減少到只有二千名。還有八百個希臘天主教的神父被撤職，因爲他們沒有服從共產黨的命令。

## 第十章 絕對多數的迫害

一個政府不能根據他現在在做什麼，而判斷他的是非。我們必須要看看他將來的目的如何？他準備要做些什麼？蘇聯政府口口聲聲說他們不要戰爭，但是却一直不停地在作核子武器試驗，並大量地製造原子彈，其他政府也是一樣。

羅馬尼亞有一個特別的實驗室，專用來研究一種苦刑，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意念。蘇聯和中共最大的改革，就是使用巴夫洛夫的洗腦來改造所有的政治犯，他們的結果很成功。也因為這個原因，在韓戰的時候，有不少美軍的俘虜，會和共產黨合作。在蘇聯的初期，一些大政治犯，如齊諾維夫，加米納夫，和布哈林，等都向政府承認他們所沒有犯過的罪，而自動要求判處死刑。還有那紅衣大主教滿謙西，也承認他自己是一名間諜，並操中黑市買賣。但是巴夫洛夫是拿狗來作試驗的，所以效果不够完全。因為人究竟不是狗，你可以用反射動作在人的身上，但是人是有他自己的能力，來抵抗這種反射動作的。我自己就被共產黨洗腦了三年，但是我的頭腦還是依然故我，共產黨認為污穢不堪。

共產黨可以洗腦，但却不能洗心，如果他們控制了你的頭腦思想，你自己還是可以靜靜地朝相反的地方去想。

當洗腦的人說：「基督教是死的。」我却不斷地對自己說：「基督是活着的。」但是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有辦法用苦刑來打較人的反抗。基督徒們可以熬得起打，用繩子吊，用腳尖站立幾小時，把手腳反綁在背後，吊在半空中，或把手腳在門上壓，這些共產黨都幹過。但是羅馬尼亞的共產黨却又想出另外一種苦刑的辦法，來虐待基督徒，他們利用囚犯來施刑於囚犯。他們先對你施刑了幾小時，然後再利用和你同一間牢房裏的囚犯來苦待你，這種的苦刑是永遠沒有完的。從

共產黨那裏，你大概想不會再有比磨折更壞的事情發生。但是却還有更可怕的，就是你自己的主內弟兄會被共產黨利用，以釋放他爲餌，來苦待你。

他們會先進來和你一同禱告，你也不知道他已經變成了共產黨的工具。他也會和你談談福音，但是忽然之間，當他看到共產黨施給他那秘密信號時，就會跳起來，像野獸一樣地來磨折你。當我離開羅馬尼亞的時候，我曾允許他們，不題在羅馬尼亞監獄裏面的情形，也不談我自己那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所以我沒有對人說我受苦的經過。現在我已經有了很多的證據。

巴古和齊加兩個過去的囚犯，曾出版過一本書，描寫共產黨施刑的情形，很可惜這本書是用羅馬尼亞文所寫的。這些苦刑都是由共產黨在幕後操縱，利用基督徒來苦待基督徒。我引用那本書中的一段：

「我們要洗刷地板，有兩三個囚犯在驅使着我們……我們吃飯要像一個天鵝一樣，雙膝跪在地上，雙手反縛在背後，彎腰用舌頭去舐着盆裏面的湯。在中午的時候，他們把麵包丟給我們，我們也得像那個樣子來吃，只許用嘴，不許用手。整整一天，你要坐在床邊上，把兩腿伸直，雙手放在在膝蓋上，頭向上仰，看着上面的天花板，不許動一下。這樣地經過了十六個小時之後，你才可以睡覺，但必須要維持一定的姿勢。你得平直地躺在床上，腿伸直，雙手放在氈子上，眼睛朝上。如果你稍微移動一下，坐在你旁邊的看守人，就會一棍子打過來的。他們把十六個囚犯

，一個壓在一個的身上疊起來。由於上面的壓力太大，很多人的大小便都被擠出來了，可是却不許上廁所，必須用他的舌頭來舐乾淨自己的內褲。如果他不肯這樣做，他的手指就要被挾在兩塊木頭中間。有一個學生，被迫在他自己的碟子裏大便，還要用同一個碟子去陳食物。還有一個學生，想割血管自殺，沒有成功，就把自己的頭浸入一桶熱湯裏面，希望能夠死，但是却死不成功，有的人想用牙齒來咬斷自己的血管。

施刑的人被禁止毆打囚犯們的太陽穴、心臟部份，和脖子，因為會致命的。他們並不希望囚犯們死……只是要一絲絲地折磨他們。

在復活節的那天，他們叫一個囚犯脫去衣服，腰間只圍着一塊布，要他串演耶穌。他們又做了一個生殖器官，掛在他的脖子上，代表十字架。他要在室內走動，被人用棍子打，表示走上各他去。其他的基督徒囚犯，要彎腰吻着他胸前的那個生殖器官，還要說：「我向你鞠躬，萬能的神啊！」只有一個基督徒拒絕那樣做，結果被苦刑了好幾個小時。

我在自己另外所著的那本書「在神的地下教會裏」曾提到過，有一個亞美尼亞的天主教神父，被強迫面對着廁所裏的糞便主持彌撒。我不必再說別的了，可以再讓別人來講。我只是申明，強迫這個主教這樣做的人，也是一個天主教徒，以前曾向他認過罪，和他一起禱告過。共產黨向他施刑，弄得他變成了半瘋狂狀態，不得不聽從他們的命令，要他去做他們所要做的事情。後來

他被釋放出來之後，就去向另外一個神父認罪，但是後來這件事被報到教庭裏去，他便被開除了教籍。我想，西方教庭不但不想辦法幫助這個人，反倒開除了他的教籍。

我知道有一個安息日會的農夫，他的脚指被他以前的一個主內弟兄割去，一個個地慢慢地割，有一個星期之久。

和我一起坐監的一位弟兄，名叫伊安卡加，他告訴我一件事實。有一個基督徒，忽然把自己

的頭，伸進一個陳滿了大小便的木桶裏，弄得一臉都是污穢糞便。他大聲叫道：

「不要洗掉它！我臉上的根本算不了什麼，因為我的靈魂還要更骯髒！」他會施苦刑於一個主內弟兄，使他因信而死亡。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的話，我將會怎麼樣？一個過去愛主的弟兄，會這樣地步入了迷途。但是我却覺得他的污穢，也就是我的污穢，他的罪也就是我的罪，我並不比他好多少。因為這個緣故，主耶穌才會擔當了我們的罪。不但是如此，他還從你的身上，來擔當了別人的罪。主耶穌會對他的仇敵說：「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他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太 23：35

但是我們看看，殺死亞伯先知撒加利亞根本就不是當時的法利賽人，這個罪與他們毫無關係。因為在亞伯的那個時候，既無猶太人，也沒有法利賽人。為什麼主耶穌那樣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會殺害先知……？」太 23：37。聖經上也並沒有明明寫出，有那一個先知，是在

耶路撒冷城裡被殺害的，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記載。這意思就是說，我們這些不信的人，不單單是要負擔自己的罪，還要負擔歷代以來其他人的罪。如果我們不信耶穌，那麼古代該隱手上所流亞伯的血，也一樣地流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因為我們都是一體的，凡是罪人全都是古今一體的。主耶穌不單單是擔當了我們自己的罪，也同樣地擔當了我們身上別人的罪。所以一個基督徒每逢看見別人的罪時候，也應該把這些罪當作自己的罪。

我若遇見那位弟兄的話，我要告訴他，主耶穌自己也會進到污穢裏面，被當作一個罪人來辦，他所擔當的罪也包括那用刑來苦待自己的主內弟兄。我相信有一天，我將會在天上，看見一個信徒，身上穿着白衣服，帶着主的榮耀，這個人過去會把自己的頭，伸到糞桶裏面。你想這該多使人快樂呀！但是基督徒受那無神者的驅使，來苦待自己的弟兄，後來又悔改的却是極端的少數。百份之九十的人，就那麼一直壞下去，永遠起不來了。

你去讀那本書「政治心理學」是蘇聯過去的一個內政部部长，貝利亞所寫的（這個人後來也被整肅了。）你可以看見，共產黨是如何地科學化，來研究這些事情。列寧和巴洛夫教授兩個人，用了整夜的時間來研究，如何把施於狗身上試驗成功的效果，來施之於人的身上。

使人也像狗一樣，今天舐舐你的手，明天就咬你一口，這種他們叫它爲「反射作用」。如果要使人產生這種的反射作用，可以利用那缺少睡眠，饑餓，苦刑，屈辱，高度強光，或長久關在

何。不是靠那些偶而去觀光的一些遊客們的報導，事實上他們是根本看不到裏面實際的情形。我告訴你一個流行在我們國家裏笑話，有一個遊客叫了一輛計程車，就問那個司機說：

「你自由嗎？」他回答說：

「不！先生。我是一個羅馬尼亞人。」

另外還有一個笑話，羅馬尼亞總理西西蘇，有一次去視察一個瘋人院。所有的瘋子都預先教好，當西西蘇一走進來的時候，他們就高呼「萬歲！」

西西蘇心裏很高興，但是他發現其中有一個人並沒有叫喊，就問他爲什麼？那麼人回答說：「西西蘇同志，我不是瘋子，我是一個醫生。」

## 第十一章 午夜的榮光

有一個被派去鐵幕國家秘密工作的傳道人出來報導說：

「在羅馬尼亞，我看見有一個基督徒殉道者的妻子。她的丈夫遺留下來很多的孩子，她看起來雖然很年輕，但是却把她的孩子們一個個地撫養長大。我很驚異，她却回答說，忍受痛苦可以保留她的青春。」

另外有一個基督徒告訴他說：



「我們雖然希望能夠改善這個環境，但是却不希望完全停止逼迫。因為我們害怕，自由反會使我們失去那火熱的愛心。」還有一個人說：

「當我們想到希伯來 12：1，見證人如同雲彩一樣，在那屬靈的天空上，我們就很快樂。因為在共產黨國家的天空正是烏雲密布。我們也很高興，神賜給了我們那麼多的殉道者，和悔改認罪的人！」

羅馬尼亞的基督徒們也知道在比地士提監獄裏所發生的事情。他們也知道，有一天這些苦刑會臨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只要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他們就盡量地作主的工。

有一個安息日會的牧師保以安，受過共產黨的審判，他後來告訴人說，那個法官問他：

「你相信有一天，耶穌將要回來消滅他的仇敵嗎？」

「他會來的！」

「你想他會也消滅我嗎？」

「如果你不肯悔改，那是毫無疑問的。」

「你非法傳道，難道不後悔嗎？」

「我只是盡我所能來討神的喜悅，致於你，神會永遠處罰你的。」

「我不許你再傳道！」

「神不但准許我傳道，而且還命令我去傳道。請你自己去讀聖經，在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被判處了八年有徒刑，這是發生在一九六九年，西西蘇所統治的「自由羅馬尼亞」境內。在一九六四年，我會和保以安牧師關在一起過，那時候他只判處了三年徒刑。可見得羅馬尼亞並沒有自由！我們也得到這個消息，有共產黨的重要領袖們收聽了基督教的福音廣播之後，很受感動。

我在世界教會聯會所舉行的大會中，將要結束的時候，有些教會領袖們一直和我辯論，說羅馬尼亞有宗教的自由。其中有好幾個都是路得會的牧師，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在二十五年中，路得會在羅馬尼亞，却不准出版一本會刊。但是有一個教會領袖遞給我一封信，是從羅馬尼亞寄來的。他很激動地說：

「你們的教會裏擠滿了人，有的人還坐在地板上，窗上，和站着的。」但是他却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教會裏面擠成這個樣子，可並不是什麼好現象。足見教會少了，才會有那麼多的信徒們都擠在一個教會裏面。

這個教會領袖也不去動頭腦想一想，那些基督徒們爲什麼要遠遠地走上四十里的路，在聚會開始之前七八個小時，趕到禮拜堂來搶一個座位。他也不相信，這個寫信的弟兄實際上已經告訴他，三份之二羅馬尼亞東正教的禮拜堂都被關閉了，也許他不相信這會是真的。有一個西方國家

的教會重要領袖，曾和那個劊子手陶加烏，他是共產黨宗教部的主任，還有幾個官方浸信會的領袖們一起談過話。他們向他保證，羅馬尼亞有絕對的宗教自由。他就說：

「既然他們的高級官員和浸信會的領袖這樣講，我還能不相信嗎？」

但是神却諷刺他，讓他帶出來一封信，證明他不配擔任這麼高的領袖地位。這封信上說到，在一次的牧師會議裡，有共產黨政府代表參加。那個政府代表埋怨說，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信徒們反增加了三倍。

「我們執政的人並不喜歡這些事情發生，以後要限制你們的自由了！」於是有幾個官方教會領袖們就向這位代表保證，以後不再增加信徒的人數。但是信徒們的人數增加，與這些教會領袖毫無關係。這封信的結尾又說耶穌會被聖經上的話來試探過，在共產國家裡面的基督徒教會領袖們，也一樣被聖經上的話來試探。

羅馬書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這些有權柄的乃是指那合理合法的統治者，他乃是神所命令的，專門處罰作惡的人。如果一個統治者獎勵作惡，刑罰行善，這就不是那節聖經所說的原意了。像這樣的掌權者，我們是必須反對他，和不順從他。

## 第十二章 基督徒在非洲被逼迫

除了我在「爲主受苦」和「蘇聯聖徒」兩本書中，所描寫的那些鐵幕和竹幕國家，基督徒們受迫害以外，在非洲還有兩個國家，蘇丹和剛果巴扎維爾，也公開地傾向了共產主義。敘利亞也有一個親中共的左派政府。還有很多共產黨的遊擊隊，在非洲各地活躍。莫斯科和北京正在訓練阿刺伯的遊擊隊，在中東各處地方騷擾，共產黨在寮國也有很大的進展。

我很抱歉，沒有足够的地方，來詳詳細細說歐洲和亞洲的共產黨國家，但是我希望能寫一點點關於非洲的情形。我爲蘇丹這個國家而心碎，蘇丹「基督教國內佈道協會」的創始人克姆，在這個國家剛開始獨立的時候，這樣寫着：

「蘇丹的領土那麼大，三千多里……語言有好幾百種，但是這裏的百姓却都不是基督徒，我可不能坐視而不顧！」

於是他就和他的同工們，勞苦地在這個地方做傳福音的工作。他們把人帶向基督，當阿刺伯人逼迫他們的時候，他們也爲主流血。現在共產黨統治了這個國家，他們的革命黨領袖尼默利，曾在美國受過軍事訓練，他一向在南方屠殺非阿刺伯民族有名的。當新政府成立之後，第一步就和那些其他共產黨國家建立邦交。第二步，蘇丹將要和利比亞，埃及兩個國家合併，成爲一個大

國，由共產黨來統治。

如果他這一步做成功了，國內的基督徒將要面臨到一個很大的逼迫，和血的洗禮。

剛果巴扎維爾共和國的國旗上，已經出現了斧頭和鋤頭的標記。（他們國內不用鐮刀）那個在幾年前曾經屠殺了很多傳教士和當地基督徒的山姆比斯，現在却統治了這個國家。

讓我們來看一看，今天統治巴扎維爾共和國的，是一羣什麼樣的人呢？這些人過去會用刀剖開活人的胸部，把心剝出來吃。他們把當地的基督徒的耳朵和生殖器官割下來，強迫他們自己吃下去。他們又拉開基督徒們的口，把那揮發油倒進去，然後又剖開他們的肚子，用火點着起來。

（這些都記在史查頓牧師所著的書：「神在那裏哭」裏面。）

這些慘酷的殺人者，全都是中共、蘇聯，和古巴所訓練的遊擊隊。他們現在已經搶到了政治領導權，你可以想想基督徒們的命運將要如何？

在美國的基督徒們也應該想一想，共產黨只有用那種黑勢力才能够統治，如果美國被共產黨統治了，基督徒一樣也要遭受這樣的逼迫的。烏干達共和國的總理密爾頓歐貝德宣佈說：「我們要傾向左邊！」這等於是一封埃迪米登書，對基督徒開刀的代表。肯亞共和國的總理，奧丁加，也答應將他自己的房屋，作為左派人士的集會地方。

共產黨的朋友們供給奧丁加金錢，讓他派留學生到共產黨國家裏去留學。

七十噸重的無神論書籍，每個月由中國大陸運往非洲。這不只是利用毛澤東的思想來吸引人，共產黨還在南非洲利用黑白女人的裸體表演，來吸引一般的青年人。在葡萄牙所屬地南彭方果和魯孚地方，中共、蘇聯、和古巴，所訓練出來的遊擊隊，會把基督徒綁在長木板上，像鋸木頭一樣地鋸成兩半。其中有一個迫害者，後來在巴黎的一家報紙 *L'ennonce* 上報導說：「我們把這些基督徒綁在木板上，從頭一直到兩腿之間，鋸成兩半。」

黑白女信徒都被他們強姦，有的被強姦之後，又活活地剖開肚子，把內臟散在地上。這就是今天非洲某些地方，基督徒們的情形，凡是共產黨到過的地方，都有血和淚。

### 第十三章 自由世界教會對共產黨的態度

在意大利，每三個人，都投共產黨的票，在法國是每四個人。甚致於基督徒都是那麼無知地支持那些將要來逼迫他們的人。共產黨乃是騙人的專家，他們向西方的人民保證，一旦他們掌權之後，會給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

這在當初，列寧也曾向蘇聯的基督徒保證過。單單一個保證是沒有用，意大利和法國已經在開始在那裏實習共產主義革命了。這些同情共產黨的基督徒們，最好先讀一讀一本莫斯科的雜誌 *Voprosi Filosofii* 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份，其中有一段說：「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人若

要有良心上的自由，必須完全拋棄所有的宗教信仰，這些都不應該保留在我們社會生活上的。」在美國，那些左派的人氏工作得相當巧妙，我們可以引用一個左派作家傑瑞魯賓的書：「去做」上面的一段話。

「今天青年犯罪、黃色音樂、吸毒、和性罪、等等都是叛逆的行爲，使我們很難勝過的。」但是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個危險份子，安置炸彈、打死警察，佔據學校房屋和禮拜堂，全都是他這種人所幹出來的事情！

是不是這些就能使我們反對共產主義嗎？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反共呢？希特勒也是一個反共的人，但是他却是一個暴君和劊子手。在我看起來，單單反共是沒有什麼用。

我倒是很有興趣地想要知道，當一個人反對一件事情的時候，他要做些什麼？共產黨也是人，我們也應該愛他們。我是反對與共產黨妥協的，因為他們從起初就一直是說謊。那些主張和共產黨妥協的教會領袖們，如拿莫勒，他在擔任世界教會聯合會的副主席的時候，曾在「本挪威基督教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共產黨就沒有殺害過一個基督徒。德國路德會也不相信一九六九年共產黨的集中營裏面會有基督徒。這些妥協政策，使基督徒喪失了與共產主義爭戰的能力。」

我不贊成一般所謂反共的方法，也拒絕參加一個反共的組織。但是我也反對在宗教上，政治

上與共產黨妥協。因為共產黨乃是一種恨的宗教，我相信有一個叫做約翰的信徒所講的話：「在沒有愛的地方，要將你的愛放上去，愛就會湧出來的。」我也相信另外一個信徒叫巴瑞克，他在愛爾蘭時被人當作奴隸虐待，當他逃出了英倫三島之後，決心要做一個傳道人。後來他又返回到那些會虐待他，奴役他的人中間，領他們信耶穌。詩篇一〇四：卅三希伯來文原文的意義乃是：「讓罪（不是罪人）在世界上消除，再也沒有一點邪惡存在。」因為罪一消滅，也就不會有罪人了。在箴言24：29：「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嫉妒惡人。」

當你用腳踩一朵花時，它仍然用它的香味來報答你。基督徒們並不用武力來反對共產黨，他們只是恩將仇報，向他們傳福音，暗暗地幫助在共產黨家裏的教會，供給他們聖經，屬靈的書籍，向他們作福音廣播，並幫助那些殉道者的家屬。基督徒乃是站在共產黨家裏的地下教會那一邊，而並不是那些替共產黨當工具的官方教會。共產主義乃是反人類的、反物質的，但是在幫助地下教會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去愛那些施刑的人，他們也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要爭取他們歸向基督。史瑞克贏得了愛爾蘭，我們也希望贏得共產黨世界，而使他們歸向主。

傳福音應該把主耶穌基督的愛，強有力地傳出去。但是在共產黨國家裏面，像這樣的力量必須要加倍，要從救恩的觀點來告訴他們，人人都是應當平等的。

保羅在羅馬書1：16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



利尼人。」這並不是說，在神的眼睛裏，猶太人就比其他更寶貴。保羅乃是說，主耶穌是所有人的救主，猶太先知們許多年以前，在他們猶太人的經典上就已經預言到的。一個外邦人應該想一想他要不要做一個基督徒？因為做了基督徒之後他可能有一天會被人丟給野獸們吃。但是爲什麼保羅要說，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呢？我想主要的原因猶太人乃是神的選民，他們熟悉舊約的聖經，如果他們不先歸主，而保羅就先傳福音給外邦人，他們就會站出來說：

「不！耶穌是假的，他是騙子！」就憑他們這一句話，就會破壞使徒們的工作，外邦人也就不敢相信了。如今有一部份猶太人先信了主，他們就有一個強大的力量，來支持使徒們對外邦人傳福音的工作。今天也是一樣，固然使新幾內亞和南美洲的土人們信耶穌和使蘇聯的共產黨們信耶穌，這工作是同樣地重要。但是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新幾內亞和南美洲的土人們如果沒有信耶穌，他們並不會起來破壞基督教的文化，和殺害基督徒。而我們若不把福音傳到共產黨國家裏去，他們就會起來破壞我們。他們也可以把基督教從世界上除掉一部份，就如從前回教徒所做的一樣。因爲有幾個世紀，回教徒曾在中東和北非一帶地方，除滅基督教。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倫敦泰晤時報上登載，蘇聯的核子潛水艇曾在美國東西兩岸巡邏。他們的潛水艇上一共有十六枚飛彈，可以發射二千里。然而他們所巡邏的地方，只有八十里遠。我們是否也應該以牙還牙地派核子潛水艇到他們沿海地方去呢？爲什麼不帶領那潛水艇上的水手們信耶

耶穌？爲什麼不帶領所有的共產黨們都信耶穌，使他們永遠不會來破壞我們的城市？我並不是說只是拉他們來信宗教而已，事實上，在所謂基督教國家裏的教徒們，彼此勾心鬪角的是很多。我乃是說，使他們經歷重生，成爲一個新的人，滿有從神那裏來的愛心。

這就是我們自由世界裏的基督徒，對共產黨所應該有的態度。我們既不痛恨他們，也不與他們妥協，只是要拯救他們的靈魂。我們將怎麼來贏得整個共產黨的世界呢？有兩種方法：

(一)我們必須能够回答他們的問題，並駁倒他們反對我們的種種理由。

(二)我們自己必須要以身作則，拿出行爲來表現，和我們所講的道相稱。這也是我們基督徒的目標，和所要踏進的門。無論是信或不信的人，都是在看我們的這一方面的。如果我們要想贏得共產黨來歸主，就必須有這個決心。要想贏得共產黨，必須先在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中間，有一個大大的改革。

我們也應該同情那些「反共」和「妥協」的人，但是却不能贊同他們，「反共」太激烈，「妥協」太軟弱。我們所要做的乃是秘密地把傳福音工作在鐵幕背後大大地展開。

#### 第十四章 什麼是我們不該做的？

有很多人來信和當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問我說：

「我們怎麼樣來幫助那些被迫害的弟兄呢？我們怎樣來阻止共產主義在自由國家傳播呢？」

在我沒有回答，我們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必須先要說，什麼是我們所不應該做的？

不要再沉睡下去！有一個烏克蘭的作家這樣寫：

「變成帶鎖鍊的囚犯固然是可怕，但是在自由的時候沉睡更可怕！」你的國家和你的教會，都是共產黨們爭取的目標。不要再陶醉在幻想裏面，說：

「正義終了總是會得勝的！」是的，可能要幾個世紀以後。回教徒征服了北非洲已經有一千年了，一直到今天還是那個樣子。當主耶穌說陰間的門不能夠勝過教會，但是他要門徒們不能睡覺，在等勝利從天上掉下來。

神從來不把勝利的果子，給那些睡覺的門徒，如果我們還是像這樣地下去。在共產黨國家裏面，迫害基督徒的事情是要增加，而共產主義却要繼續向外擴展。

那最大的攔阻使我們傳福音到共產黨的國家裏，倒並不是那個「鐵幕」，這我們是很容易穿越過去的。我們所害怕的，乃是我們自己的那個「絲幕」，就是舒服的生活。

我在邁阿密的海邊，看見一個赤足的人在抓一條鱷魚。他很輕易地用一條棍子朝它頭上打一下，然後拉着它的尾巴，把它拖上岸。這條鱷魚偶而掙扎一兩下，但是却不敢傷害他。我就問那個人說：

「你現在很健康，還可以用其他的辦法來謀生。可能有一天，這些鱷魚會咬死你的！」

「這毫無問題！」他回答說。我問他是否和這些鱷魚們有了什麼契約？他說：

「不！但是我們必須先要知道這些鱷魚是已經吃飽的，因為一個吃飽了的鱷魚是不咬人的。

」這也是我們在自由世界裏的基督徒一樣，美國人花了不少的錢在口香糖上，甚至於超過向海外宣道的奉獻。當我在西方國家裏講這些話時，很多基督徒都對我說：「你很對！」

一個教會，裏面有很舒服的椅子，和哲學化的講道，而沒有傳福音的異像，這簡直就不能算為教會。

教會乃是基督的新婦，一切都必須是聖潔的，決不可以有虛假。今天很多的天主教、聖公會、東正教、路德會、浸信會、靈恩派，等教會都變成了社會組織。從前會和納粹希特勒站在一邊，如今又要用同樣的手段來討好共產黨了。在莫斯科的蘇聯官方浸信會，根本就不做傳福音的工作。一個教會如果不傳福音，就不是教會。在羅馬帝國時代被逼迫的教會仍然派遣傳道人到很遠的地方去傳福音。蘇聯的官方浸信會，公開傳福音固然是不被准許，但是也沒有秘密地傳福音，所以她已經是失去了教會的資格了。

然而在自由世界這一方面呢？傳福音的異像也減少了，更正教傳道人的數目，比十年前要少，而且六個傳教士中有五個是女的，只有一個是男的。世界上的人口，每年要增加六千三百萬人

，只有二百萬人有機會可能聽到福音。共產主義並沒有製造罪惡，基督徒的人數却自己在減少，我們竟忘了全世界需要我們去拯救。

共產主義的細菌乃是寄生在我們社會上的貧窮，饑餓，種族歧視，政治和宗教上的腐敗，種種不公平的現象裏面，所以不要妄想去用政治來解決共產主義的問題。

邱吉爾的書上說：

「我們必須爲了保存世界上的文化而打倒蘇聯，因爲蘇聯並不能代表俄國。他們對整個世界文化而採取了仇視的態度。」但是他自己在雅爾達密約中，把歐洲的一半出賣給蘇聯。尼克森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份的「讀者文摘」上撰文說：「美國的目標，乃是要把自由帶給那些共產黨的國家。」可是當他作了美國的總統時，却在一個公共場上和羅馬尼亞總理西西蘇跳舞。

我也不贊成用軍事力量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因爲殺死一個共產黨員，等於是剝奪了他得救的機會。兵士雖然可以合法地殺死仇敵，保衛祖國，但是目標必須是和平。所以如果在南越有人舉起一面越共的國旗時，一個美國士兵是必須開鎗打他的。但是如今在美國國內反戰大遊行時，却出現了很多面越共的國旗，也沒有人管他們！美國人不在古巴打共產黨，也不在自己國內打共產黨，却在南越打共產黨，並且還和支持越共的蘇聯做朋友。所以不要妄想用政治和軍事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

## 第十五章 我們能作什麼？

一個人不會爲了別人的憂愁而自己自殺，然而這却是我們需要去做的：

「否定我們自己，把我的老自己置之死地，而爲主耶穌活着。把那些殉道者的痛苦，就當作我們自己的痛苦一樣。記住希伯來書 13：3，那些弟兄姐妹們身上正帶着鎖鍊，跪在地上舐食物，像狗一樣。」

馬洛桑路娃太太在家裏失聲痛哭，她的孩子們都被強迫帶走了，因爲她教孩子們認識神。還有成千這樣的孩子們，一面哭叫：「媽媽！」被人拉走，再也見不到他們的媽媽了。

在赤色中國大陸，有多少基督徒被挖出眼睛，割去舌頭，我們應該把自己釘死了，去分擔他們的痛苦。雖然我們是健康的、自由的，但是我們也應該像主耶穌一樣，成爲一個憂傷的人，如以賽亞 53：3 中所描寫的主耶穌就像一塊海棉一樣，把別人的痛苦和憂傷都分擔過來。

讓我們共同來分擔痛苦，背負十字架，像古利奈人西門替主耶穌背十字架一樣。

我們在教會裏聽見了很多次：

「本丟彼拉多，把耶穌釘十字架！」如今已經過了兩千年了，這個污點還是沒有被洗去。我們還能讓這些事重演嗎？基督徒在共產國家裏面受痛苦，受逼迫，殉道者的妻子兒女們在受凍挨

饑，而自由世界裏的基督徒，有的在發財？你在發財，即使那些受苦的人都是你自己的親戚，你在最後主的審判桌子前面也是逃脫不了責任的。何況那些人又都是主的兒女，他們在受痛苦，你還能坐在那裏享受你的財富嗎？我們必須和主耶穌一同坐在監獄裏，和他在痛苦裏面有份，因為這是唯一我們可以找到他的地方，他從來不說他是在那富麗堂皇大教堂裏的。多多為地下教會禱告，以利亞也和我們一樣，是一個軟弱的人，但是一個國家整個的命運却靠這麼一個人的禱告來挽回。在蘇聯的地下教會，已經成立了一條禱告的鍊子。他們輪流不斷地，一天二十四小時，為自由世界裏的基督徒禱告，讓我們也來這樣做。

我們自己也要禱告，並組織禱告小組，要求我們教會裏的牧師，在主持任何一次聚會時，不要忘記為共產黨國家裏面的殉道者禱告。不要只是題到幾世紀以前的那些殉道者的名字，要題到那些今天在共產黨國家裏面，被殺害的基督徒的名字。每一個基督徒都有一個護衛他的天使，把他的禱告傳達給神，但是我們往往使這位天使閒着沒有事幹。快對你的天使說：

「柏林圍牆和鐵幕，對你來說可並不高。趕快飛過去，找到那些帶上鎖鍊的主內弟兄們，那些被迫與她們的孩子分開的母親們，還有那些正在熬受苦刑的主內弟兄們。告訴他們，他們並沒有被人忘記，有很多人在為他們禱告，加強他們的信心。」

不要只是單單禱告，還要痛哭地禱告，像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裏一樣。禱告和禁食往往是分

不開的，蘇聯地下教會在每一個星期五禁食。他們甚致於在勞工營裏面餓了整整一個星期後，還是要禁食。教會裏的父老們和佈道家都相信禁食有很大的功效。士每拿教會的監督波立克，看見禁食能產生強大的力量，可以勝過試探。馬丁路德，加爾文，和司普真，都強調禁食的重要。

成千的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監獄裏面不能有聖餐禮拜，我們當在聖餐禮拜中記念他們。特別是我們聽到這句話：「這是我身體，為你們捨的。」請記得，主耶穌破碎了他的身體，在各各他山上。但是也要記得他的肢體，今天為了他而被共產黨所破碎。他新婦的血，也照常洒遍了現代的各各他山上。為那些捨身流血的人們流下一點眼淚，不要吃聖餐像牛吃草一樣。我到過西方國家，又去澳洲和非洲，講給他們聽地下教會的故事。我的書「為主受苦」「蘇聯的聖徒」「在神的地下教會裏」出版之後，所收到基督徒們的反應很大。這些書一共被翻成了二十三國文字，而且還有十九個國家創立了對共產世界的佈道工作。他們成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專門幫助共產國家裏面的地下教會，供給聖經，屬靈書本，福音廣播，並接濟那殉道者的家屬，他們也傳福音給自由世界裏的左派革命人民。帶領左派青年人信耶穌，是阻止共產主義傳播的一個最好的辦法，比讓共產黨得勢之後，再幫助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要好得多。司普真曾說：

「就是為了自私的目的，我也要傳福音。」這將是如何地喜樂，當有一天我進入了天堂，發現有些靈魂是我禱告和傳福音所結出來的果子。他們會過來對我說：



「我們能夠來到這裏，都是你工作的好結果。」

有像這種神聖自私觀念的基督徒們並不多，他們計劃去禮拜堂和看電影，或度假，却從來不計劃將來到了天上會怎麼樣？你只要呼吸一下，就有四個靈魂失去了。全世界平均每小時要有四千人死亡，一天要死十萬個人，在這十萬人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的。讓我們暫時先停止討論那些「豫定論」「千禧年」「災前被提」或「災後被提」「成人受洗和嬰孩受洗」等等題目，停止一切無謂的神學辯論。神學思想往往引起了許多的紛爭，這實在是一個罪。如果主耶穌在幼年的時候，試試看想要讀這些神學方面的書，他一定翻了一頁之後就把它擱在一邊的，因為看不懂。引人歸主，使他得永生，這才是最要緊的事情。而且不要單盼望你們的教會領袖去做，他們很少肯開始這種工作的。聖經公會的開始，乃是由於一個威爾士的鄉村小女孩，遇見一個有信心的牧師。中國內地會，是由一個藥房小職員所發起的。印度佈道工作，也是由一個皮匠開始的。慕迪先生是一個賣鞋子的人，司普真從來沒有進過大學。你可以先發起這個工作，一定會有牧師和主教們來參加的。千萬不要等待，神的工作是很迫切的。

## 第十六章 需要文字工作

一九六九年八月份的莫斯科真理報上說，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文學作品都是產生在蘇聯。（蘇聯人口只佔全世界的十分之一）。基督徒們都相信道就是神，但是却很少有人肯做一點文字工作的。全世界翻譯最多的書，莫過於聖經了。但是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列寧所著的書已經有九百六十八種的文字翻譯，而聖經却只有八百八十七種。

全世界毛澤東的書到處都可以看得見，而在共產黨國家裏面，聖經和其他屬靈的書籍都非常缺乏。一本共產黨的書，奧加斯可所著的「孩子與宗教」，上面告訴我們說，蘇聯的基督徒父母們，如何地教他們小孩子神的話。

共產黨出版了一本書，叫做：「令人可笑的聖經。」上面却引用了不少聖經上的經句。基督徒們就撇開那些批評的話，而把那些經句來教小孩子。以同樣的方法，他們也採用其他無神論的書。

地下教會偷偷地在那裏印東西，外來的屬靈書刊，也秘密地走私，運進了蘇聯，但是究竟有多少呢？

在蘇聯有二億二千萬的人需要神的話，我們需要供給他們，這些都是西方自由國家人民所不

知道的。在遠東我們不感覺到有什麼困難，我們用氣球把書帶進北韓去，也可以照樣用這種方法在其他鐵幕的國家。

讓我們先看看共產黨對這一方面，他們講些什麼？列寧格勒的真理報，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那天說：「有很多的宗教書籍和傳單，大量輸入了我們的國家。」這篇文章上面又說，有些基督徒化裝遊客，把這些東西帶進來。其他很多文章裏也說，這些書和傳單冒充小麥，和投票紙，偷偷地走私運進來的。莫斯科有一個雜誌 *Voprosi Filisofii* 一九六七年第六期上也說到：

「這些書，都是從國外來的……」

在一次很大的審判蘇聯某些作家的法庭上，有一個作家名叫格蘭斯可夫，他被控會與一個外國女人有來往。那個女人介紹自己的綽號爲拿底亞。在一個寺院裏，拿底亞將國外帶來的宗教書本，送給格蘭斯可夫。

所以你也可以拿聖經和屬靈書本，來幫助共產黨的國家。在中國大陸的重慶，所有的聖經和聖詩，以及其他屬靈的書本，都被拿出來當衆焚燒，基督徒也被迫站在旁邊觀看。

其中有一個信徒，乘那些紅衛兵不防備的時候，從灰中抽出一頁沒有被火燒過的聖經。很多年，地下教會就靠這麼一頁聖經，而得到餵養。我不知道是那一頁？可能是創世紀或尼希米記，上面全是家譜。雖然是很重要，但是却不容易懂得的。我希望能有一天在天上，向那重慶教會的

天使恭賀，因為他藉着這個信徒的手，搶到一頁正合需要的聖經。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已經調查到，他們所有的是聖經的那一頁了。

每一個主日，他們都在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個盤石上，毛澤東，活埋，挖眼睛，割舌頭，關閉教堂，和陰間的門，都不能夠勝過他。」馬太 16：18。他們所有的就是這一頁聖經。但是最好還是多給他們幾本聖經，使他們多知道有關這位建立教會的人，還有天堂和地獄。

## 第十七章 福音廣播

共產黨的海關人員，雖然沒有辦法防止這些聖經和屬靈的書籍，秘密地私運到他們的國家裏面去，但是這個工作還是非常艱難和危險的。秘密出版社也有時候會被政府發現，而工作的人都被逮捕。但是共產黨在空中却並沒有沒有海關人員，無線電波可以通行無阻。在赤色中國大陸，偷聽國外福音廣播的，一律都要判處死刑，但是却還是有人聽。在蘇聯，他們有干擾的電臺，但是費用很大。而且蘇聯土地廣大，很多地方都可以聽得很清楚的。在歐洲的那些衛星國家裏面，更要聽得清楚。福音廣播的效果很大，我們知道也有些共產黨的政府人員和外交官，都在那裏收聽。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談話中間，知道一點工作上的果效。有一個青年中國人偷偷地寄出一封信

來，上面說：他以前也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有一次他在電影中看見一個女人，脖子上掛着一個十字架。他就問這是什麼？別人告訴他，這乃是基督教的標記。但是他却不明白什麼叫作基督教？因爲在那一帶地方沒有一個基督徒。偶而一次機會中，他在電晶體收音機上轉到一個福音節目。他聽了又聽，漸漸地喜歡基督。他在信上問：

「神是否也接受中國大陸上的人？你在講道上有好多次談到教會，但是對我們來說，神在天上，而我們在赤色中國，我們中間並沒有教會來作媒介。所有的教會都被關閉了，叫我們怎麼上天堂呢？」

這個可憐的孩子並不知道他那裏有很多的教會，宇宙上整個教會都是屬於他的。他又問第二個問題：

「我應該怎樣來禱告？你在禱告完的時候總是以阿門來結束，我實在不懂得如何禱告。」但是後來，他猜想什麼是「阿門」？這個猜想却是一個最完美的定義，是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阿門大概是，我們整天在講話，在每一句話完了之後，所應該說的話。」這個定義很好，我們必須要記在心裏，因爲我們不能够在和太太吵過架之後說「阿門」。

我們也收到很多從蘇聯來的信，這些人都是聽了福音廣播而悔改信主的，雖然他們一生當中

，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一本聖經。

我又收到一封從羅馬尼亞來的信，上面說：

「我們希望你知道，在過去三個月當中，我們村子裏面有五十多個人，因為聽到了福音廣播而悔信主的。其中有一個人，竟是警長的太太。在這個村子裏，以往一向是沒有基督徒的，如今他們都聽見神的話了。好好地幹吧！神會賞賜你們的。」

向共產黨的國家福音廣播，是用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 第十八章 幫助地下教會牧師和殉道者家屬

在共產黨國家裡的基督徒，都是很貧窮的，他們往往因為偷偷地參加聚會，要付出很重的罰金，所以很難負擔他們中間的傳道人生活費用，我們必須要救濟他們。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被關在共產黨的監獄裡面。馬謙可是一個蘇聯囚犯，逃出來之後寫了一本書叫「我的見證」。在這本書裡面，他說，幾乎在每一間牢房裡面都可以遇見信耶穌的人。你可以想想看，全蘇聯一共有多少間的牢房？還有把其他共產黨的國家都算進去呢？殉道者和囚犯們的家屬，都在那裡挨餓。想要救濟他們也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們看守得很嚴密，我們必須要想辦法讓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但是基督徒殉道者們自己也往往拒絕這個救濟的，有一個姐妹，她的丈夫被關在監獄裡，

責備她說：「爲什麼你要擱開我們所背負的那個更重的十字架？爲什麼你要我們和我們的好朋友，以及窮苦的姐妹們分開，不和他們一同受苦？」

在蘇聯的基督徒甚致於是感覺到這樣的虧欠，因爲他們不能在經濟方面，來幫助西方國家裡的基督徒。你看看，自從共產黨統治了蘇聯，五十年來西方國家的基督徒，根本就沒有救濟過他們。所以蘇聯的基督徒們，是以爲西方國家裡的基督徒，也是和他們一樣地窮苦呢！

我們不願他們的拒絕，而幫助這些人的家屬。其中有一家人，我們收到他們一封感激的信。她是一個九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被判處了十年的徒刑。信上說：

「我感謝神，賜給我特權來背負主耶穌的十字架。我那最小的孩子問他爸爸什麼時候倒可以回家？但是他的爸爸爲了信仰，把自己的生命都擺上了。當共產黨逮捕我丈夫的時候，曾譏笑我們說：『現在就讓你們的神來救你們吧，我看你們不餓死才怪呢？』但是神的愛却有一條很長手臂，從遙遠的地方送麵包來給我們，現在那些共產黨該慚愧了吧！」

我們會順利地把食物和衣服送到西伯利亞的勞工營裏去，從那裏拿到很多感謝的信。其中有一封說：

「我感謝主，能有這個特權來爲主背負一點點的十字架。」

「一點點」！一個人在監獄裡，留下了九個孩子挨餓，是能算是「一點點」嗎？我在西方國

家裡，曾聽見有一個信徒埋怨說，這真是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使他只有一輛舊汽車，而沒有更好的新車子。

那些被迫吃糞喝尿的信徒，和我們都是相信一位真神的，他們有權來接受西方自由世界裡的基督徒所送過來的一片麵包。就是要一塊巧克力糖的話，也並不過份。

一本早期基督徒的著作「十二使徒的教訓」上面說：

「一個假先知才開口向人要錢的。」在傳道機構裏也是一樣，我自己向來就不捐錢給那些向人要錢的機構。應該讓捐錢的人主動來要求那佈道機構接受他們的奉獻才對。

我的責任就像以色列的教師一樣，只是把話傳達給所有的人。安巴洛斯說：

「如果我的兄弟餓了，我不幫助他，我就是一個賊。如果我的兄弟餓死了，我就是他的兇手！」

我曾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囚犯在挨餓。詩篇（37：25）上說

「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却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這句話是真的，因為那時候大衛在作王。但是今天在共產黨底下，義人的孩子們都在吃垃圾桶裏面的東西，他們需要人來救濟。快快叫你的教會來做吧，她總是有辦法的。蘇聯某雜誌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那一期說，在古拿斯城的東正教教堂，復活節那一天捐到了一千二百七十四個盧布。這相當於一個



蘇聯工廠工人一年的薪水。但是在西方國家裏，捐起錢來不知道要比這個多多少倍。「科學無神論的問題」這雜誌，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那一期講到西方國家有一個小村莊，那裏有一個小禮拜堂，才只有三百個會友，但是教會的收入，在一年之內增加了一倍。

根據最近的報告，他們教會每年的收入，合二萬三千個盧布。這教會裡每一個信徒只要每年捐上八個盧布，就等於一個蘇聯集體農場的工人每月薪水的一倍半。

我不在這裡向讀者們要錢，我只是把地下教會裡面，基會徒們爭戰的情形，讓你們看一下。希望你們能去和你們的牧師，教友們商量一下，應該怎麼樣來分擔這些肢體們的痛苦。

### 第十九章 回答一些人的批評

我們一向不去注意某些人的批評和攻擊，我們也知道那些批評我們工作的人，根本就不關心那些受苦的基督徒們。反過來說，那些願意幫助的人，也從來不會批評我們的。在我們自己來說，我也不去注意世界各方面對我的看法如何？我不敢竊取主耶穌的榮耀。

但是我却希望向那些懷疑我們工作的人們解釋一下。有些基督徒們問我：

「你這樣秘密地私運聖經，和救濟品給地下教會，會不會使他們更危險，並加倍受逼迫嗎？」

┌

是的！我們可能使他們更危險，但是主耶穌差遣他的使徒，是不是也使他們更危險嗎？他說

「我差遣你們出去，如羊進入狼羣，」太10：16

這也是一個危險的工作，使徒們若主耶穌沒有差遣他們出去，他們就不會變成殉道者了。使徒保羅使他所帶領信主的人更危險，因為相信了他所講的道，就有被投給野獸吃的危險。每一個基督精兵都必須準備來為主而死，每一個基督的將軍，不但準備自己要死，而且還要差遣別人出去犧牲。如果那些宗教的改革者，不講出他們的教義，就不會有上千的人被火燒死的。如果你確實是爲了主的話，那麼把你的性命獻上，也教別人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呢？

去餵一個將要餓死的人，是相當的危險，你可能會傷害到他的胃。是不是因爲這個，我們就不把食物給那個飢餓的人呢？不！我們一定要餵養他們，只是要做得小心一點吧了。幫助地下教會的工作一定要做，雖然很危險，但是方法要精明。有一個匈牙利的基督徒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我，他說我簡直是在把一根繩子，套在共產黨國家裡面基督徒的脖子上，會吊死他們的。這是一九六七年他這樣寫的，一直到今天，在匈牙利並沒有那一個基督徒，因爲我們的活動，而被吊死或坐監，甚致於連因爲信心而坐監的更正教徒都沒有。在其他共產黨的國家裡，也沒有任何人因着我們的救濟活動而入獄，因爲我們知道怎麼小心去做。

也有人批評我是反共的，我可以用司普真那句話來答覆他：「我們只能滿足那些人，他們是滿足神的。」

列寧的書上寫着：

「所有現代宗教和教會，都是資產階級的媒介物，用來壓制勞工階級的。」

列寧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基督教，我們必須粉碎他們的計劃。我們一定要與共產主義爭戰，基督教一直是與罪惡和異端爭戰的。教會決不會承認自己與敵人妥協，除非有人站起來反對他。有很多所謂聖人，現在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我的信息是：

「曝露共產主義的罪孽，打敗它，但是却要領那些共產黨員們信耶穌，而不殺死他們。」

沒有一個人不尊重彭原發，他在納粹希特勒的暴政下，為主而殉道的。而我今天反對與納粹相同的暴虐者，共產主義，就有人來批評我？！

「把暴君帶領歸主！」這就是我本人的口號。

又有萬人批評，說我不傳那「純正的福音」。我所傳的福音，裡面是充滿了眼淚、鮮血，和那些被糞尿沾污基督徒們的臉。如果有那一個福音，隱藏了這些事實，包括虐待基督徒的暴行，不叫我們爲了自由、公義而爭戰，不叫我們同情那些被虐待的人，這就不是福音。

約翰查所士東被控不傳「純正福音」，因為他在講道當中，揭發了亞力山大城大主教西歐非路的罪行，聖安布路斯當國王回來的時候，不讓他進入教堂，因為他剛出去打了一場不義的仗。這些難道都不對嗎？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大佈道家司普真在講道中支持北方政府，因為他們是爲了解放黑奴而戰爭的。這難道說也不是「純正福音」嗎？不錯！他所著的書，在南方各州的浸信會裡被人焚燒。這些名傳道，都沒有單單只是講救人的靈魂道理，限制在這麼一個狹小的圈子裡面。從他們我就學習到什麼才是真正的福音？

又有人批評我，說我攻擊共產黨國家裡與共產黨政府合作的更正教和更正教的領袖們。

當納粹希特勒侵略挪威的時候，路得會的大主教伯加拉夫拒絕和他妥協，寧可坐監，其他牧師們都效法他的作爲，這些我想沒有人會說他們不對的。如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羅的海諸小國，匈牙利，和捷克，被蘇聯侵略，就沒有人講話了，我真希望那些教會領袖們公開地告訴說，伯加拉夫大主教是錯誤的。

但是他們却並不是如此，一方面讚成伯加拉夫大主教，說他對，另一方面，在世界教會聯會中，又讓那些蘇聯，波羅的海諸小國，羅馬尼亞，和捷克的官方教會領袖們來參加，這些人都是和壓迫他們的人妥協的。

羅馬教皇彼烏斯十二，和德國路得會的領袖們，都被人攻擊，因為他們沒有在二次大戰時保護猶太人，而反對希特勒。但是今天，猶太人被共產黨從波蘭趕出來，又在蘇聯境內被排斥。蘇聯國內教會的領袖們有沒有負責保護那些神的選民呢？世界教會聯會有沒有在這一方面做出一點事情呢？

希特勒侵略捷克，德國路得會的教會領袖們在那個時候，竟沒有出來抗議，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莫大的恥辱。但是今天，捷克又被蘇聯所侵略，蘇聯教會領袖們有沒有出來向政府抗議呢？倒是地下教會傳道人卡司諾李維丁，因為這件事情，公開向政府抗議，而被判處了七年的有期徒刑。今天究竟是誰在蘇聯代表主耶穌基督呢？

另外還有人告訴我：

「你所講的共產黨情形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們必須先要把基督教的內部整頓好。」

他這句話就好像是，每一個警察都必須先重生，成為聖人之後，才可以出來除滅那些流氓和強盜的。不錯，基督教的本身是有他的缺點和失敗的地方，但是他有主耶穌基督的真理、和永生。在屬天的那方面，乃是依靠神的話來成全，如聖職，與諸天使，聖徒們的交通，基督為首，以及那些跟隨他信徒們所擺出來的美好見證。但是教會也有人的這一方面，人本身乃是敗壞的，仍然會被過犯所勝。共產黨既沒有屬天的那一方面，就是連人的這一方面都可以說是沒有，他們

是違反人性的。他們不只是逼迫基督徒，他們乃是恨，自己人彼此之間也是你恨我，我恨你的。科希金恨杜布西克，毛澤東恨科希金。布茲諾夫恨狄托，史達林殺死他最好的朋友，赫魯雪夫把他自己的太太關了八年。

教會是應該反對共產主義的，就是一個沒有重生得救的警察，也應該出來消滅流氓和強盜。基督徒可以一方面整頓自己的裡面，一方面再反對共產主義，二者並行。

「但是！」有人對我說：

「如果讓那些法律上所承認的教會來做，比較更有效果。你們的工作實在是給那共產黨國家合法的教會一個致命的打擊？」

並沒有！相反地我們却幫助了他們。路得會世界聯會的秘書，保羅漢森牧師在哥本哈根宣佈，他們能幫助那些共產黨的官方教會，四百五十萬個皇冠。（英國銀幣，一個等於五先令）比以往更多。

還有一個人反對我說：

「教會都有她們的領袖，主席，和主教們，我們必須要聽從他們。有些人不讚成你，我們還是聽從他們呢？還是聽從你這一個既不是主教，在教會中又沒有高地位的牧師？」

我想，魏恩波牧師，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教會受迫害的情形都曝出來，却沒有一個教會來封

他爲主教，或教會的領袖？因爲他不是屬於那些公會的，所以這一些功勞都不能算數！聖安布羅西斯被封爲主教時，尚未受洗，更沒有什麼神學學士，他只有一個從神那裡來的使命，就是爲教會服務。

如果有人不去顧念地下教會，原因只不過是他們派出來的使者沒有更高的宗教地位，這個過錯就不在我了。

米蘭哈諾維西亞是羅馬尼亞的一個基督徒英雄，他在監獄裡所受的痛苦，是人頭腦所不能想像的，但是他始終維持着他那最高屬靈的標準。他也是一個被按立過的路得會牧師，又是羅馬尼亞最有名傳道人之一。如今他只是在西德的一個教會裡當管理員，他們不給他一點地位，但是他毫不在乎。紫蘿蘭花是喜歡在陰影底下的，我也不在乎那教會裡面的高地位，但是我必須要對那些以「教會領袖地位至上」的人說，不是每一個教會領袖都是神的兒女。

有兩個教會領袖發表公開信反對我，一個是在美國，另一個是在西德。我記得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天主教的史學家記述有關，威克利夫的事情：

「魔鬼的工具，教會的仇敵，要寫迷惑人文章的作者，僞君子，異端，專寫製造分裂文章的作者，使人生仇恨，說謊大王，將被神恐怖審判的人……」

威克利夫死後被開除了教籍，他的骸骨也被人從墳墓裡面挖出來，丟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有很多有信心的主教和教會領袖們都支持我們。概括來說，批評我們的人意見可以歸納成爲兩種：

(一)他們認爲自由世界裡的教會，一切都正常的，致於地下教會，却利用方法，隱名、密碼，森林中的聚會，不服從國家的法律，滲透到共產黨高級官員裡面，這一些不正常的情形是錯的。但是教會爲了適應二十世紀的環境，不但是需要一個完美的警察，而且還需要一套詭計的手段。

沒有誰可以在我身上找到任何的標記，也沒有誰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規條來限制我。我並沒有工作在任何規條底下，每一個神父都有他們的信條，在更正教的佈道協會裡也是一樣。

戴德生，加利，馬禮遜，巴頓，李溫士頓，這些人到海外去佈道，是按着什麼規條嗎？他們乃是自己創立一些規條，給後來那些承繼他們工作的人。

開闢事業的先驅者可以創立他們自己的規條，我雖然不敢和這些名人們相比，但是在我來說，我也可以算是一個開闢工作的先驅者，第一個把地下教會裡的情形帶給西方國家。當我在蘇聯軍隊裡面秘密傳福音的時候，並沒有誰給我一些規條，要我來遵守，所以也沒有誰能根據什麼規條來判斷我的不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國家被共產黨統治了，你也得進入地下教會裡，那時候說



不定，你還要從我這裡來學習一點規條呢！

(二)攻擊我個人，說我是瘋子，鬼附的、納粹、法西斯，反猶太人，共產黨，安那其主義者，文盲、欺詐者，不法商人等等。古今那些在屬靈的天空，發出燦爛光輝，而被人誹謗的聖徒很多，他們所遭遇的比我更壞，像我這麼一毫無價值的小僕人，又何必爲自己辯護呢？

但是我却要爲地下教會的事情申辯！因爲他們的受苦和得勝，乃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可否認的。那些反對的人却利用側擊的辦法，避開這些事實，而攻擊那傳事實的人，讓所有的人去想：「魏恩波是什麼人？」而不去想：

「地下教會是什麼？」

他們不會成功的！地下教的事實已經成爲全世界自由國家裡面基督徒們信心工作的對象了。他們組織了佈道機構來支持這個工作。耶穌基督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一定會勝利的。我也知道我是很有偏見，但這乃是神聖的偏見。當納粹燒死很多的猶太人時，每一個人必須要有偏見。如果再有什麼人還發出這樣的問題：

「猶太人有沒有犯罪對不起德國老百姓嗎？在威馬共和國的時代，猶太人有沒有做過什麼錯事？當大英帝國在全世界有很多殖民地時，希特勒是否也應該用武力去爭取一點領土嗎？蘇聯土地雖大，但是却統治得不好，德國是否有權分佔呢？」這是不對的！

對付納粹德國只有用偏見，沒有別的辦法。

地下教會也並不是理想的，他們也有罪，像共產黨的官方教會一樣。但是他們在受逼迫，不得不轉入地下而爭戰，我也必須站在他們這一邊。

泰爾莫說：「如果一個不義的人，在逼迫一個義人，神就站在那個被逼迫的義人這一邊。如果一個義人，逼迫一個不義的人，神也站在不義的人這一邊，因為神總是站在被逼迫的人這一邊的。」

但是我雖然是有偏見，只站在一邊，却從不歪曲事實，來強調我所站的這一邊。因為有真就有假，有正面就有背後。我們若與共產黨面對面爭論，就有很多可以說的。與共產黨的官方教會常常有接觸，也一樣很有用處，但是千萬可別忘記那些帶鎖鍊的主內弟兄們。

## 第二十章 我末了的話

今天在自由世界裡，有很多的基督徒，如果生在諾亞時代的話，他們一定會說！

「一點也沒有要下雨的樣子，什麼洪水要來！簡直是胡說八道。諾亞一定是一個保守派的怪人，他所看見的全都說是罪人。爲什麼他不去傳他自己的純宗教，純粹福音，反倒去談一些地理和災禍一類的事情，這不是他所應該管的。地理與宗教毫無關係，洪水也是一樣。依靠那將要來

的彌撒亞的血，才能得救，在我來說，現在還不必着急。」他們如果真生在諾亞時代，一定會和那些不信神的人一同滅亡的。如今表面上看來，也的確沒有什麼共產黨的威脅存在，但是諾亞却看見洪水要來的預兆，而開始建造他的方舟。洪水要來的預兆，是神直接給他的。神自己一定也有這個概念，什麼才是「純粹的福音」？祂所以才訓練出一個公義的教師，不只是談個人的救恩問題，也談地理和氣像。天災來了也就是神的處罰，共產主義一樣也是神用來懲罰人類的。

我們現在所看見災禍要來的預兆，比諾亞時代的還要更多，更明顯。甘迺迪總統就是被那莫斯科所訓練的奧士華所刺死的，他的弟弟羅勃甘迺迪也是被一個名叫沙漠的青年所暗殺。這個沙漠在他私人的日記本上說，共產黨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現在在美國，很少有那一天，沒有共產黨所弄出來的爆炸事件，殺死警察，暴動，和佔據大學的校舍等等。

葛士豪是美國共產黨的秘書，二十年前他就說：

「我一直夢想，有一天，一個最後剩下來的國會議員，雙手掙住一個最後傳道人的脖子，要扼死他。基督徒喜歡談到血，爲什麼只給他們一點點呢？割斷他們孩子的脖子，拖到吊喪人的坐位和講臺上去，讓他們流他們自己的血，看他們再唱不唱聖詩了！」

但是葛士豪後來又說共產主義和新派（不信派）基督徒可以在一起合作，爲了同一個目標，而他正在這一方面工作得很賣力。但是所謂同一個目標，可不是基督教的勝利，這並不是葛士豪

所要達成的目的。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呢？是不是要那些神學士和牧師們麻木地被人利用，來流他們自己弟兄的血？目前居然有共產黨的人在若干美國禮拜堂裡面演說。致於共產黨的努力在意大利和法國，我前面已經講過了。在英國，共產黨對商會的影響力很大，但不止是在那裡。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利物浦日報上說，格林爵士接見英國廣播公司的董事長，他的職員裡面就有共產黨的份子。也許你要說，這與他本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那些聽廣播的人，是很容易被這些偽裝親共的人所洗腦的。

在所有阿剌伯國家裡面，他們的商會、大學、軍隊、警察和回教兄弟會等，全都被共產黨滲透進去了。根據一九六九年五月份A·B·N·的報告，克姆林宮對世界各地共產黨的經濟援助是：巴西，每年四千萬元，阿根廷三千萬元，墨西哥二千四百萬元，智利一千四百萬元，印度三千萬元，印尼三億元，西德六千萬元，土耳其一千萬元。在日本有很多教授們自殺，是因為共產黨在大學裡面煽動暴亂。他們甚致於強迫這些教授們，當着很多人面前，承認他們的罪，像在中國大陸上一樣。

致於非洲的情形，我也已經講過了。在一九七二年，中國共產黨原來已經有了原子炸彈，不久又將有長程州際飛彈。蘇聯共產黨已經有了太空軌道飛彈，當你讀到這裡時，它可能已經飛過你的頭上了。和他們訂條約是沒有用的，他們是從來不肯遵守的。但是我們可以征服共產主義，

神爲了祂旨意的成全，而選擇了一種有效的工具。這就是地下教會，她供給那被共產黨壓迫的人民，有一個最高而可以實現的理想，就是事奉主耶穌基督。如今地下教會已經滲透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間，可以帶領他們歸主。

我這裡有一些信件，是從蘇聯監獄裡的基督徒偷偷寄來的，他們讓我們看見他們工作上的成效。我引出其中幾句話：

「共產黨在我們監獄牢房牆上貼了一句標語：『理由乃是反對宗教的。』但是武器只能用來對付活的人，決不會用在死人身上。所以這句標語告訴我們，宗教是活的，我感謝主。」

另外一段是描寫法庭上審問基督徒的一幕，有一個基督徒小孩子在審問他的人面前作見證。

「但是我們的小孩子並不害怕，當審判官問他：『是誰主持浸禮的？』小孩回答說：

『這是教會裡面的事情，我不能告訴你。教會的秘密是不能讓不信的人知道的。你必須先要悔改，才有權知道教會裡的事情。』這孩子也知道，他這樣說，可能會被迫與他的父母分離。但是在鐵幕裡面，基督徒們只有一種方式，來見證神的愛，就是愚蠢地不惜一切的犧牲。』我的兒子，麥海，也曾被逮捕和審詢過，他們對他都很熟悉。

在另外一封從蘇聯監獄裡來的信，我們可以讀到有一位愛主的弟名，阿弗來布以結，在法庭上所講的最後一句話：

「在我生活中我只有一个目標，就是盡量把很多的罪人帶到基督那裡去。共產黨往往把他們自己的同志，下到監獄裡。法官先生，如果有一天這件事臨到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我爲了基督所作的見證。」

地下教會爲了救人靈魂而爭戰，但是像娜娃那個女孩子，她不僅僅是自己相信，而且還是一個爭取自由世界裡的人，脫離共產黨威脅的先鋒。她被迫害了，但是却一點都不畏懼。

自由世界裡的基督徒們，必須要全心全力支持地下教會，不然的話，他們將要看見，在這一代裡，自己的教會被人毀滅。基督是教會的頭，他比教會更大。他要把他的慈愛，施給每一處地方，凡跟隨着他的人。西方自由世界的教會，應該和那些殉道者的教會，有一個真正的聯盟。

有一位同工來信說：

「我想起昨天晚上，一個蘇聯姐妹快樂的情形。當她看見桌子上很多蘇聯聖經時，竟情不自禁地跑過去，吻着那些聖經。然後我就和她，還有她的丈夫，三個人圍着桌上的聖經禱告。第二天，這位弟兄五點鐘就爬起來，把聖經包好，拿出去分送。」

像這種的喜樂和愛，是有傳染性的。從地下教會裡，西方基督徒們可以學習到他們那種的熱心、入迷，珍愛神的話，願作基督的精兵，和看重神的國降臨，等等。

我自己並沒有什麼私人的野心，我很願意退休下來，安靜與神交通，像以前在監獄裡一樣。

但是這乃是神的決定，使我可以藉着與那些在監獄裡被毒打，和苦刑的弟兄們的共鳴，來與神交通。我所處的地方，就是在二十世紀的各各他山上。主耶穌基督仍然在他的殉道者身上受苦，在他的右邊有那個悔改了的強盜。齊諾維夫是以前蘇聯共產黨內政部部长，後來被史達林鎗斃。他最後的一句話是：

「請你聽好，以色列的主，我們的神，乃是唯一的神。」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艾戈達，最後的一句話是：

「那裡一定有一位真神，祂要刑罰我的罪。」

蘇聯國際無神論協會的主席，耶魯士拉法斯基，最後一句話是：

「請把我的書全部燒掉！看呀，那個神聖的，他已等待我很久了，他就在此處！」

在基督的左邊，却是那個心裡剛硬，不肯悔改的強盜，也就是那些玩固不堪的共產黨們。

除此以外，是有一大羣成千成萬的人，站在那裡觀看，和當初站在各各他山上一樣。你也可以聽見從那新婦嘴裡面，所發出來的哭聲，好像是因為耶穌死了似的。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你聽見這個哭的聲音。這也是受苦的哭聲，他們要學習忍受。這個哭聲也是為着有無數共產黨員的靈魂，不能來到主耶穌那裡，因為沒有人去教導他們。

我很想把支持地下教會的工作放在一邊，而跑到神學院裡，找那些牧師和教會領袖們，告訴

他們說：「別在聖經上鑽牛角尖，和那毫無價值的神學辯論，這些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有人說我在發神經病，我就要像發神經病的人一樣地大聲哭號，因為在蘇聯集中營裡面，有很多人已經過够了地獄的生活，死了之後靈魂還要下到陰間裡去！

「這只是因為你忽略了這個。你難道不懼怕神嗎？你難道不知道有一天，你要向他交賬嗎？」

我的嘴裡不只是能講出溫和的話，但是却也能够噴出火來的。我要像主耶穌那時候一樣，大聲痛罵！

共產黨國家裡面的基督徒，在監獄裡面受苦，他們並不希望有援助從西方國家裡來。他們要保持他們的信心。愛的誠命是包括所有的動物在內，幫助他們就是愛的行為表現。許多靈魂的沉淪，是因為中了共產黨的毒，使他們受了傷，你願意來醫治他們的傷嗎？

我描寫那些基督徒們受着殘酷的苦刑，不是要你們來可憐那些沒有盼望的人。而是要你來可憐那些有機會為主所用的人，但是却自己放棄了這個機會。

不要去聽那些誹謗我的人說，我所講的全是虛構的事實。當然我也不能說是自己沒有錯誤，我所講的每一件事也不能都說它一定是對的。我的品行，道德各方面，距離完全也差得遠呢！

但是自由世界裡的教會，一定要和地下教會，手拉着手，一同來為基督而爭戰，對抗共產主



義，這我確信是對的。你若做的話，神一定會賜福於你。

作者歡迎你和他通信，來信可寄

「殉道者之聲」

Jesus To The Communist World  
P .O. Box.11. Glendale Calif 91209  
U. S. A.

Voice of Truth  
P. O. K. 4486  
Kowloon Central P O  
Hong Kong

「If that Were christ Would  
you give him your blanket?」

by

REV. RICHARD WURMBRAND

Translated by

HO HSIAO TUNG

Published by

**JESUS TO THE COMMUNIST WORLD**

P. O. Box 11, Glendale Calif 91209

U. S. A.

● 在苦難中的肢體 ●

著者：魏恩波牧師

譯者：何曉東弟兄

出版兼  
發行者：殉道者之聲

主曆一九七三年四月初版

非

賣

品